

年

卷

期

2

1

第

第

學生界

1

第二卷 第一期

155.

LIBRARY
NANKING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新華書店發行

學生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論 壇

- 中學生寫作指導問題.....家 正
- 七七感言.....驚 略
- 納粹的哀悲.....略
- 說 微 婉.....趙景深
- 談 雜 感.....金滿城
- 新舊道德問題.....馮友蘭
- 研究屈原詩的方法問題.....姚雪垠
- 怎樣研究「孫文哲學」.....費力夫

「肉食者」論

田仲濟

將軍的夢 (中篇連載)

碧野

范築先 (五千行長詩)

臧克家

欣羨與感謝 (詩)

任鈞

晒麥的故事

克垠

梭麗都德

西班牙安倫曼諾作
蕭吉譯

國立中央大學 (學校通訊)

陶懷仲

劉氏父子

余自良

米，一大把

尹之芸

寫歌

徐泰昌

大作

張壁如

中山書畫社編輯部

中山書畫社編輯部

止



中學生寫作指導問題

家正

大多數中學生都喜歡在課外閱讀書刊，同時，也有很多的中學生，都愛好寫作發表。可是，一般愛好寫作和發表的中學生，却常常會碰到這兩大難關：第一是沒有適宜的指導，第二是缺乏發表的機會。因為沒有適宜的指導，於是，就很少有進步，同時，又因為缺少發表的機會，於是，

就提不起寫作的興趣，更提不高創作的熱情。

大多數中學學生都能夠愛好文藝，欣賞文藝，並且，又能夠忙裏偷閒來嘗試寫作的創作，這是一種情形。我認為，是這種時代的進步的徵

照理，在中學裏，關於指導學生寫作的責任，是應該歸國文教師去祖負的。然而，在實際上，有些國文教師，因為他們本身對於新文藝就欠缺素養，甚至於還抱着輕視或仇視的態度，所以，他們不但是不去指導或鼓勵青年寫作，甚至於，還會有意識無意識地推離同學們的創作熱情！據我所知：有很多的中學生，在作文的課堂上，常常會被逼着去做些空洞浮泛的文題，他們大都是愁眉苦臉地賦成一篇去別差，很少有機會讓他們痛痛快快地去寫他們所寫的文章。由於這一種原因，所以，大多數中學生的創作慾，都只好留在課餘或假期去發洩了。

在目前本省的中學校裏面，要想所有的國文教師都能夠切實地去指導學生從事於新文藝的寫作，那恐怕只是一個幻想或奢望吧！因此，我們不得不希望：在校外，能夠有一種負責指導中學生寫作的機構。

在這裏，我想來提提一些建議和希望：

(一) 希望中國青年寫作協會

徵分會能夠組織一個學生寫作顧問委員會；(二) 希望各校同學能夠自動地組成寫作研究會；(三) 希望職工學生界安徽青年青年年報等刊物能夠多多刊登學生的稿子。

我希望：最好能有一些固定的組織，專門來負責指導中學生的寫作，解答一切關於寫作的問題，修改和批評文稿，同時，並負責介紹發表。

在此刻，書寫是這樣的嚴重，同學們的生活是這樣的艱苦，同時，同學們的精神又是這樣的煩悶。假如我們能夠普遍地鼓勵起中學生們的寫作熱情，使大多數同學們的剩餘的精力，都得到正當的宣洩的途徑，那末，其結果，不但是在教學實施上，會有很多的方便和利益，同時，在良好學風的培養上，恐怕也會有很多的貢獻和影響的呢？

我們應該積極地提高並鼓勵中學生的寫作興趣，同時，我們更應該切實地、普遍地施行中學生的寫作指導！

七七感言

野覺

偉大神聖民族抗日戰爭，迄今已

說微婉

趙景深

修辭學上有所謂「微婉」一格，就是含蓄不露的意思。我們讀文學概論時，知道語言的表現法有兩種：一種是弗羅貝爾的「一語說」，即一件事物僅一詞可以表現牠；還有一種是馬拉梅的「隱昧說」，即詩有十分意思，只寫出七分來，餘下的三分，要讓讀者去揣測想係來加以補充。但是，法國馬拉梅是象徵派的詩人，他自己的詩可說是極不容易懂的。把一件事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無餘味，自然不好；但把一件事說得，朦朧，朦朧，糊里糊塗，令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也不是一個好辦法。所以，在原規上，馬拉梅的話是可以被採納的；只是他所說的隱昧說，恐怕還是欺人之談。照我看來，最多不過露三釐七。託爾斯泰看了馬拉梅等人的詩，非常頭痛，曾在他的「藝術論」大加攻擊。我們對於外國人比較隔膜，以中國人的例來說，大概容易明瞭些。例如李金髮的詩，誰能夠看得懂？我以為含蓄是好的，應該有個限度，至少應該讓讀者玩味了一會，就可以懂；倘若過分，那就是晦澀，反而失去它的作用了。我們作文，是為了要傳達我們自己的意思；否則後之名山好了，似乎不必刊印出來問世。如今我新說的微婉格，就是在限度以內的含蓄，是細心的讀者可以自己看得懂的。因為詩比較方便，因此所舉的例，以詩為多：

一、李清照詞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與她的丈夫趙明誠新婚初別。清照很想念她的丈夫，又不好意思直說了當說她自己（想老公），只好打啞謎，說她近來瘦了，既不是因為酒喝得太多，也不是為秋天而感傷；那末到底是在為什麼呢？這就意在不言中了。

二、陸遊遊城詩云：「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這兩句詩是陸遊為禹原而作。禹原距陸游當時約一千五百年，在這一千五百年中，滄海桑田，幾幾變遷，除了灘水鳴咽相似以外，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了。但作者只說「只有灘聲似舊時」，意思就是一切都不似舊時，這樣的含蓄，是稍加吟味，就可以明瞭的。那末，禹原去今已遠，這樣勁風虎節的人，具有那樣的詞意紛披，豈不得一見，這意思，自然也包括在這兩句有含蓄的句子以內了。

三、杜甫詩云：「遺愛蘇山叛亂之難，寫了道首春景。」

唐代大詩人杜甫身遭安祿山叛亂之難，寫了道首春景。這一片荒涼，任牠生長，人們都不去顧問，大家都逃難去了。亂離後的景象，只這十個字，已含蓄不盡。再馬光見詩話上對此詩也有過讚賞的解

新舊道德問題

馮友蘭

本文係馮友蘭先生三月間在昆明西南聯大講稿由余立生先生筆記寄本刊發表——編者誌

選輯中有所謂必要條件及充足條件例如我從前說要我國復興之必要條件但非充足條件。有人主張科學救國，有人主張教育救國，有人主張什麼什麼救國。這些主張都是必要條件，但並非充足條件。專辦一事不能使國家就強盛的。例如說教育救國，並不是說只要我們師範學院的同學全體出馬就行了，說科學救國也不是只要我們理，工學院的人材動員起來就夠了，又如武器為打仗的必要條件，沒有武器在現在是不會戰爭的。但是光有武器還不行，例如還必得有士氣。

道德問題是必要條件，但也並不是充足的條件。什麼是道德？道德是個空洞的名詞。所以普通我們所說的是道德行為，人之一切行為中何者為道德行為呢？有些行為是與道德無關的。例如我喝一口水這行為與道德無干，但是人家在喝水，我如來喝，便與道德有關了。道德行為即這一社會內之份子。為了維持社會之存在所有的行為。如一

個社會，其分子繼續其存在而一定要有的那些行為，譬如房子為社會。磚、瓦、木料等等為分子。要維持房子（即社會）之存在，磚、瓦、木料等所必要有的行為，如瓦必覆蓋得整齊嚴密、木料必正直等行為，即是道德行為，入之行為有些不是為了維持社會之存在，此行爲即「非」道德之行為，有些行為妨礙了社會的存在，即「不」道德的行為，即是壞的行為，故道德與社會有關。無社會便無道德，像孫在荒島上，因為無社會，所以便無道德行為，他更怎麼便怎麼，無道德。現在國際間無道德行為，因國家之上無社會組織也。假如國家之上還有更高的社會組織就更有道德行為，但是道德是否有舊道德與新道德之分？這先得分辨「社會」與「某種社會」與「這個社會」三個概念，所謂「這個社會」即「這個社會」與「這個社會」三個概念，美國這個社會、聯大這個社會等，為一個實在存在的東西；「某種社會」如工農社會，農業社會，法西斯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家為本位之社會，以社會為本位

之社會等等，某種社會並不限定那個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限定美國這個社會；「社會」即社會，並無「社會」之存在，存在的是「這個社會」，正如沒有「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這個人」，嚴格說來，連「某種社會」都不存在。正如我們找不出「生物」或「動物」（某種生物，在那裏，找不出一個光是生物的生物，找出一匹馬來，那是「這個生物」。實際上有的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也必是「某種社會」，也還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的分子想維持社會之存在，必得遵守一些規律這些規律是為維持此社會之存在所必需的，這些規律的即道德行為。不守遵守的即不道德行為，與之無歸的即非道德行為。有些規律為維持「社會」所必需的，有些規律為維持「某種社會」所必需的，前者即只要這個社會，不論那種社會，都有這些行為來維持社會之存在。後者即另外有些規律為維持某種社會所必需的，非這種社會，不可有這些規律。維持「社會」的規律是不變的，即無新舊之謂；維持「某種社會」所必需的規律是可變的，有新舊之可異，所以道德有些是不變的，有些是可變的。不變的道德即「仁」「義」二字，即無論什麼社會，是非仁義不可的。

何為「義」？義與利是相對的，一行為光為了自己之利，即為利，一行為是為了他人之利，即為義，孟子見梁惠王，王問他「何以利吾國」，孟子便大不悅，因為梁惠王所說的「國」即指他自己，如果我們現在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孟子必大讚賞，我們所指之國是為大家也，義利之別，即公私之別，為公的即為義，為自己的利益的是

為利。

七人在求別人之利時，不但給別人求利，還有跟別人痛癢相關的感情。此種仁人之行為即行「仁」，故仁可包括義，義不一定包括仁，仁的行為必為義的行為，義的行為就不一定是仁的行為，一社會內分子皆行仁行義，必興隆；一社會內份子不仁不義，必衰塌，不論社會變成什麼樣子，必得有仁義。即董仲舒所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也」。現說可變之道德，手工業之社會為以家為本位之社會，其道德也以家為本位，工業化社會為以社會為本位之社會，其道德亦以社會為本位。中國即從以家為本位之社會變到以社會為本位之社會。二者皆「某種社會」，故我國即由一某種社會變到另一某種社會。有些道德是維持前者之存在所必需的，有些是維持後者之存在所必需的。這些道德可不相同。選轉分開男女來說。在我國，以男人說，為忠孝；以女人說，為節、孝。這是在以家為本位時。現變成以社會為本位之社會，忠孝與節孝也得變了。但說孝變了，並非說可以跟打爹罵娘，這不算不孝，還得算不仁不義，故當爹娘的不必害怕；孝是跟着仁義來的，是一切社會所必需的，現在變的是變以孝為一切道德之中心之觀念。前人不但講孝，而一切以孝為中心，在以家為本位之社會，其社會之存在全靠家之存在，故其道德以家為本位的，一切以保家為第一義，現在變了，但並不是不要孝了，而是不以之為一切之中心了。

忠變得更重，古時一男子離家做官，和一女人離家測丈夫家一樣。沒出嫁之女子為處女，沒做官的男人為處士，女人不嫁，無夫便無節，故按理男不事君，亦無事君之

忠。即古說君父之別也：食王爵祿幹王恩，不食便可不報，但不能無父，現在是一為國家盡忠，一為民族盡孝」的時候了，忠孝二字與前同，但其尊義變了，為國家盡忠和為君盡忠不同，後者為先君臣才能盡忠，不為臣，就可不盡忠，但為國家盡忠便不然。是本國人就得為本國盡忠，所以，現在之忠孝，與以前之忠孝之義意不同，即變了，但現在之仁義和以前的仁義亦同，即沒變。

婦女之節孝問題：「孝」仍為民族義務，「節」便大不同，在以家為本位之社會中，女人何以必須守節。這還得從「家」方面想那時必須「一家」不瓦解，不離散，社會才能維持存在，故從前婦女守節為有節德，那時如女人死了，男人又娶一新太太，對「一家」可無害，家仍得以維持。但男人一死，女人改嫁，「一家」便解體了。故由以家為本位之社會變到以社會為本位之社會，以婦女道德問題變得最劇烈，所以有了婦女問題，婦人節等，而無男人問題，男人節，道德之可疑者，便有新舊之可言。

以下再批評二外來之名詞，即公德與私德，其實毫無「私」之分，純為私人事，和他人無關係者，便為非道德，不叫做「德」，必和社會有了關係才能講到道德之問題，

現有人提出「救國道德」這名詞也不通，因凡道德的行為，必為救國的行為，提出「救國道德」此名詞似乎是有此道德是不救國的。

凡批評一個人之道德行為，必得從他所屬於之「某社會」及「某種社會」之觀點來看，如我國兵打仗勇敢，日本人也佩服，因為他們是站在中國社會之立場看，又如御史可法雖反清，清人還是稱他忠臣，不能以下圍棋之規則來批評下象棋者，也不能說古人真糊塗，為什麼不乘飛機，不信什麼什麼主義。因為那時候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現在若有大鬍子的人往往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其實各時代都有道德及不道德的人。但也有一點，即現在的人做不道德之行為之機會比前人多，因為現在是一個過渡時代，有不同之道德標準令人選擇，有些人一會兒做舊道德標準行事，一會兒依新的。標準去，皆於他自己有利。於自己方便，即於他人不方便，即不道德。社會固定了，道德標準也固定了，做不道德之行為之機會便少。所以並非現在之人比從前之人壞。現在，不知此情形而單與自己有利之事幹的，是「昏蛋」；明知而故做的，是「壞蛋」！

談雜感

金滿城

劉射先生要我為學生界寫點稿子，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這其間我並沒有忘懷了這一件事，但稿子始終沒有寫出來，原因是不容易找着一個適當的題目，而不是自以為忙得不可開交。

好容易最近兩天想了一個題目，自以為對學生界這本雜誌，最為適當：我想寫一篇文章叫作「用科學方法解釋美術文」；把論理學的各種法則來分析雜感，月光曲，諸如此類。這並不是一時的感興，而是我若干次上講堂講國文課時應用的方法；這方法一向很成功，我看見好些學生的作文進步得很快，都是因為用了這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反之，對於學生講政學，我卻喜歡應用文學上的不科學方法來增加學生的興趣。我常說政學不能說明任何實際的東西；三個人分十塊錢，數學上一輩子分不盡；但你看見過社會上有三個人分十塊錢，一輩子分不盡；但一個人犧牲一分錢，問題立刻解決；但數學是笨傢伙，他永遠是猶太鬼，一分一厘都不肯捨掉，因此三個人分十元，會鬧得把幾萬張紙寫完也分不盡。

我想把這一類的意見，反復說明，寫給學生界，雖不能談如何如何就充了人家的篇幅，但一得之見，也還願自

圓其談。

可是我正對劉射先生說我想准了一個題目的時候，他就談你最好寫些雜感的東西，不要寫教訓式的文章。他准像是早猜中了我的题目的神仙一樣，這一個「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病根，不能不全盤除却了。」的確而且實在，甚麼「用科學方法解釋美術文」呀，那還不是終於一篇調劑麼？

學生界，到了自己手執雜誌一本，無論資格上，在社會上，他們都不願再上功課，還是雜感能投合他們的嗜好。他們因為已充滿了雜感，所以很容易同情的接受人家的雜感；那怕這雜感是茄子西瓜等等。

不過問題終於又出來了。我不是那幾頂聰明的人，彷彿神仙戲法，說起來，雜感也就來了。那些幾頂聰明的人，人家十大之內，寫出五幕話劇，而且又都上演的了，而且還轟動一時，而且博得報紙雜誌上的好評。還有一等聰明人，改一個空空洞洞的稿子，便坐上桌子，筆一打開，公然寫出洋洋洒洒的大塊。說雜感，那更是無時不有，無地不有，好朋友在作編輯，有如在市面開了一家百貨公司，所謂作家也者那還是生產的大機器，樣樣貨色都會生產作小說的機器，為了百貨公司此時要出幾本，公然事

會排詞本。牛頭馬嘴，管他時與不時，總是白紙寫黑字，而作字工人又無權過問這些文章的內容，所以終於會被印刷出來了。

說到雜感，這彷彿說一個人，只要認識了之乎也者，沒有不會寫的；說到寫，只要能發表，也一定是作家了。以雜感方法取得作家的頭銜，彷彿是最簡便的路。

依說，我實在有些笨，我想不起題目我就不敢拿筆；朋友勸我寫文章，彷彿是約我在某月某日去會某人一樣；自己又要照鏡子，又要擦粉，出了門還要回來幾次，怕的是樣子不漂亮不能取得人的愛。所以在我，若是以投稿方式寫文章，用與不用在人家的興之所至，那到還更大得多；而特約，這就難得多了。特約寫雜感，更是難之又難了。

我的意思，雜感比戲劇難寫，戲劇比小說難寫；為甚麼，因為雜感毫無組織，但如戲劇與毫無組織便成雜感的話，則除了狗屁以外還是狗屁了；故無組織之中却有極嚴嚴的組織；故雜感的字與詞，詞與句，句與章與篇，都有一種非常嚴嚴的東西在裏面，然後才可以一談。反之，小說是應當有「章法」，有照應，彷彿也還有起承轉合；然而其實這道理應用稍淺，有如建房子之四柱一立，下筆的時候到可以橫掃五千里一揮而就了。

寫雜感，甚麼說法都可以起頭，但我們找不到一個起頭的地方；甚麼地方都可以結尾，但我們都很難尋出適當

的結尾；於是我們頭痛了。

自然，在我們這種頭痛，那些大作家們看起來應當極幼稚可笑的。他們不會替人家想寫作是該多麼考慮的；即使窮的可憐，沒有想起題目是不能下筆的；下了筆，對於續著的時間與興趣，也得稍稍顧慮到的……而且，抗戰期間，紙張印刷的困難，我們是否在浪費，也有一一想到的必要；當然，這又是不成熟的作家的常識了。

於是天下無不是雜感，世界上到處是作家；英國人把雜感叫作 (opinion)，本來的意思是一試試看，譯作「一試試看」似乎更妥當；但試試看原是未定之意，可是竟然有一試試看一家；因為有家就有派，所以也有雜感派；據說，好些作者竟以此派成名。被雜感之風，有一時期實在非常盛行。現在似乎稍稍衰減了。

我希望我這一篇文章不是說教式的東西，但結果終於大部份不脫說教的口吻；且見我所謂雜感，實在是一件非常難寫的東面；然而，既然事實如此，我就應當更其固執着我始見解；我的見解是美術文須用科學論理方法去分析的；於是推論，越是雜感，到越有條理才成東西，反之，用上開玩笑的不成體統的方法去寫科學論文，或者到是好東西了。

雜感之難，我以為就難到這一點；至於那些一揮而就寫起來其不吃力的天才作家，那又是我所不易了解的題外之話了。

研究屈原詩的方法問題

傅雪根

關於屈原詩的論著中，從漢朝王逸以來一千多年，學者們雖未將全的注釋工作，顧談不到系統的研究工作。實亦屈原生及其作品的系統研究也五四運動以後才開始的。是伴隨着新文化運動的成長而出現的事情。這種研究屈原詩學中，除郭沫若先生之外，在方法上差不多都受了胡適之先生的影響。胡先生的方法是美國的實驗主義的方法，致收了清代漢學家們的治學方法，他重視實際證據，且避掉虛構不安變通論，有了證據以後就死咬證據不放。這種實證主義的方法是不可辯的，他們的「證據」也是帶有極大的拘限性的。春明好，也解釋不了事物發展變化與真正原因，弄得不好，不是引導學者鑽牛角尖裏，便是定製庸俗化。以胡先生那樣博學竟然否定屈原的存在，豈不是吃了他死咬著「證據」的虧嗎？現在為明白胡先生及其門徒們在方法上的錯誤起見，我們且看看近二十年來的文學史家們對屈原所接受的文學影響是怎樣解釋的。

胡適之先生把屈原都站在進化論的觀點上將屈原的作品追本溯源，非替楚辭按出來可做的祖元不可。他們找來找去，終於找到漢代屈宗的一代是詩經中的「二南」，一代是楚辭中的「楚辭」，另外還有一些不很惹人注意的祖元，如「楚辭」和「楚辭」等，都寫在屈原作品的家譜上。他們以為假若沒有這些先行的文學成就，叫屈原的寫「離騷」和「九章」是不可想象的，反過來，只要把握住這

「來源去說」，別的什麼也可以不管了。我們不妨替他們的意見說得明顯一點，他們好像根據這「來源去說」的發現，認為即讓沒有黃河流域的文化發展，在江漢流域也同樣會產生屈原。同樣的錯誤他們也犯得很嚴重，那就是他們只看詩歌的遺產，而沒有注意到屈原所接受的學術思想遺產和當時已經有高度發展的散文遺產。他們所犯的這些嚴重錯誤，是由於他們的方法的拘限性，且只可能使滄化的觀念庸俗化。

同上這一派學者的研究方法相反，我們首先不要在楚民族的文學遺產裏打圈子，也不要在楚民族的詩歌裏打圈子。假若只在楚民族文學裏打圈子，那是忽略了當時全中國各民族，在地方，在文化上的交流性，統一性，而閉着眼睛把楚國從大中國的整體中割斷關係，把她作為一個絕然孤立的東西去考察。假若只在楚民族的詩歌裏打圈子，那是忽略了在文化領域中各部門的發展都是互相聯聯的，而閉着眼睛詩歌的發展孤立起來。就像我這備不絕氣的小說作者吧，如果我只讀過一些前人的小說而沒有把現代文化的廣泛遺產多吸收一點，我可以在家裏替太太抱孩子，決不會在創作上有什麼成就。屈原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學史上最光采的巨星，是古今來無數人崇拜的偉大詩人，他的文學成就決不僅僅是從楚民族的詩歌中養育出來的。我敢說，如果單靠著戰國以前楚民族的詩歌作滋養

料，不惟產生不出屈原，連屈原的一半也產生不出來。但丁的成就不是因為他讀熟了維吉爾等人詩歌遺產，而是由於他除此之外還有著獨博的學問和深刻而豐富的人生經驗。何況在我們的屈原以前，連配給維吉爾荷馬詩人提維爾的詩人也不會產生過。倘若我們只憑職國以明楚民族實屬詩史上研究屈原的偉大原因，那是存着一腔熱誠博愛來侮辱這位巨星，永遠對他生得不正確理解。

在批評了「一般文學史家們的方法」之後，我們不是要跟着否認楚民族的詩遺產對於屈原的影響呢？不，我們一點點也沒有否認的意思。我們不過不把楚民族的詩遺產看做是唯一的遺產，不把屈原所承受的文學遺產或文化看做是特種單子，不把楚辭的「來龍去脈」看做「孤立的」直接發展罷了。這不僅使我們在邏輯上應駁作如此理解，而且還有着充分證據。

我們要知道屈原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讀的書非常之多。史記上說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朝與王嬋譚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因此上官大夫新會就常常嫉妬他，在懷王面前說他。尤其屈原是一個在政治上很有眼光，懷抱理想的人，會得到外國作通特使，所以決不是一個只讀過一些詩歌的詩人。這種只讀詩歌的詩人在目前很多，為着想做詩而去讀別人的詩，除詩之外很少讀別的東西。但是屈原那時還沒沒有全寫詩來出風頭或賣稿費的事情，他是為政治上而實踐而讀了很多的書，後來在政治上失敗了才去寫詩，但至死都沒有忘掉政治。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別是在「離騷」

裏邊，常常提到他非常看重他自己的修養。這所謂「修養」是分兩方面的：一方面是人格修養，一方面是能力修養。在這兩方面的修養上，屈原均成就都非常之高，他自己的生活與作品就是證明。在「離騷」中有兩句是：「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這兩句是屈原的自白，而事實上也是如此。人格修養與能力修養，在屈原是不可分的。這一點也是屈原能成偉大詩人的條件之一，很值得我們學習。不用齊蘇武武裝面龐，是說不到這兩種修養的。我們知道屈原在詩中常常引用歷史，他的修養得力於歷史的一定很大。並且屈原寧儒家思想來武裝自己頭腦，從這裏又產生他的人生觀與政治理想。屈原便是「博聞強志」，對於當時各派思想一定都很有知識。

老莊思想是南方的產物，儒家思想是北方的產物，屈原在思想上既可受北方思想的影響，為什麼一定說他在文學技巧上就只受「楚詩」的影響呢？屈原本來不會為他自己的學問劃一個很窄狹的範圍，那範圍是兩千年以後的文學史家們給他劃的！從西漢的淮南王劉安起，一直到清朝的章東原，沒有人能真正接受的文學遺產限定在「楚詩」的狹小天地內。我們現代的文學史家們因為在治學方法上，「一套實驗主義」，所以才往牛角尖裏拚命的鑽。實驗主義和科學家的懷疑精神結合起來，個個都從西到北伐這十年間的歷史學界，其影響到今天還是存在。懷疑精神是好的，實驗主義却靠不住。胡適之先生因為史記上「屈原實生刺傳」有些地方出於後人偽造，便大膽的否認屈原這個人的存在。他的學生們雖不敢否定屈原的存在，却否認「九歌」是屈

原作的，同時是否「招魂」和一部分「九章」是屈原的作品，他們否認「九歌」是有很大的野心的，因為否認了「九歌」是屈原的作品，才能把楚民族文學的發展構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系統。這系統是從「二南」到「九歌」，到屈原，孤立發展，與全中國的文學無關。他們這樣的強調民族性，顯然是受了泰納的影響；但泰納的方法在現在已經陳腐了，何況我們的文學史家們只學了一點泰納的皮毛。在我們看來，問題不在「九歌」是不是出自屈原之手，而應當時楚民族的民間詩歌是不是屈原詩形式的惟一源泉。王逸把「九歌」寫在屈原的賬上，固然很牽強，但近來文學史家們完全不承認「九歌」的出現與屈原有關係，理由也並不充分。「九歌」是民間祭神歌經過有修養的文人之手予以劃定，而且在寫宋時大加修改，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至於這些祭神歌的寫家究竟是誰，在目前誰都不應該作肯定的判斷。在小技術上找出一些不充分的證據，像煞有介事的誇大起來，而忽略了對像本身所包含的種種可能性，這是學院派的「習作風」。反對「九歌」經過屈原修改的最有力的人是陸侃如先生，他在「中國詩史」中舉出來三大理由如下：

(一) 依王(逸)朱(熹)說，「修改」的動機是因為原文有淫鄙的話。然而現在「九歌」依然充了滿了實情的話。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等篇，祭歌幾乎變成戀歌了。

(二) 依王宋說，「修改」的目的是要表明自己的冤結，自己的虛心。然而現存的「九歌」便沒有

這一類話。各篇或言情，或寫祭祀，或述歌舞，但絕對的沒有說到屈平自己身上去。

(三) 依王宋說，「修改」是在屈平放逐到江南的時候。他的「涉江」，「哀郢」等篇，紀放逐的路程，地點，年月，以及沿途景色來為詳盡，但其絕對的沒有說及士人祭祀及改作歌詞之事的。

在上面三大理由之後，陸侃如先生就跟着寫出他的結論道：「『修改』之說既不能成立，則『九歌』與屈平可說絕對的沒有關係了。」你們看，陸侃如先生的「理由」能不能站得住呢？一般人都覺得他的「理由」很充足，許多文學家也都是這樣看法。但是，我覺得他的「理由」膚淺得極可笑。王逸和朱熹所說的「動機」，太乾都是瞎猜，我們說他們猜得不對是可以的，却不認因他們猜得不對，就否認了屈原的「修改」民間的祭神歌子。這好像有一個人看見我的名子和我的原稿上的字迹，猜我是一位作家；另一個人仔細的讀了我的小說之後，從裏邊沒有發現一點女性氣息，於是就育定的說道：「哈哈，那篇小說和姚雪垠絕對的沒有關係！」陸侃如先生和許多文學史家都是用的這一套治學方法，你們看不是想可笑嗎？實則王逸派(一般做「古史辨派」)史學家們在辨論古史最熱鬧的時候，他們有一個最風行的罵人話叫「瞎子斷卦」。這話的意思是說：有兩個瞎子，走到一個大門口，甲說道大門口上掛扁，扁上寫的是「魯公好義」四個字。乙看了看，搖著頭說：「那裏有上邊寫的是『樂善好施』。」於是兩個瞎子打起槓來幾乎打架。第三個人從旁邊走過，他們兩個瞎子問是誰非。瞎子不是瞎子，他開大門上二個，忽然笑指上。

怎樣研究「孫文哲學」

費力夫

二 什麼叫哲學

哲學是討論宇宙一切問題，獲得最根本最普遍最個有系統之論，以指導及有益人類正當生活之學問。

所謂哲學，就是發獲得一種包羅自然觀的研究，是一種把事物作全體說明的企圖，哲學是各種科學的契約，同時也就是各種科學的完成。

哲學是討論宇宙和人生，組成系統的原理，以求生命充實強烈的一種學問。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學問叫哲學。

哲學乃是涉及知識全般之邏輯的完備系統。

哲學就是對於我以外的外界宇宙與我自己的人生價值作一綜合的說明，凡對於自己以外的自然界想求得一個完全的解釋，凡對於自己內界的人生想求得一個澈底的理會，則這個便可說是有哲學思想。

上面列舉出的哲學定義，雖因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加以討論，但大體說來，都有偏而不全之處，有的只注意到哲學中的宇宙論本體論，而忽略了認識論，人生論，有的只注意到哲學中的人生論而遺漏了宇宙論，本體論，還有的沒有注意到科學與哲學的不同處，換言之，就是沒有把握住哲學的特殊性。總之，哲學是一種造根究底的學問，是用理論的思維來探研宇宙人生道理的究竟，和究竟理據

的道理之系統知識，前者是哲學的本體論，後者是哲學的認識論，譬如這裏我們提出人類行為的善惡問題來說吧：普通人對於這個問題，他只是勸人行善去惡，或者實行賞善罰惡，這都算不得根本解決。但哲學家遇到這問題的時候，他要追根究底的研究下去：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惡？人類的善惡，是先天生成的呢？還是後天學得來的呢？我們何以知道善和惡？是生來就有這種觀念呢？還是從經驗裏知道的？善何以常為善？惡何以不常為善？這些都是善惡問題有利所以常為善？惡事有害所以不常為善？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解決，這就是所謂哲學，說了半天，我們所說的哲學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呢？這裏綜合上面列舉哲學的定義，提出我們對哲學的定義如下：

哲學是用理論的思維探研宇宙人生道理的究竟，和究竟道理的道理，獲得根本的系統知識，來指導或充實人類生活的一種學問。

三 哲學是怎樣發生的？

哲學的性質，廣義，內涵，我們都已經仔細講清楚了。這裏我們要問的是：哲學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關於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最早提出解答的是希臘兩大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7-347 B.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據柏拉圖氏認為哲學是起於人類恐怖的心理，但

們認為這種觀察，並不見得完全正確，在我們認為人類恐怖的心理所產生的倒不是哲學，而是迷信的思想，和宗教的觀念。哲學既然不是產生於人類恐怖的心理，那末，它是怎樣發生的呢？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根據 國父的見地，記得 國父曾經說過：

「人類爲了求生存，必須有兩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而哲學的產生就在這裏。

我們知道，人類爲了求生存，換句話說，爲了求自己生命的維持，繼續，發展，都有其共用的要求，就是求物質生活的滿足和精神生活的愉快，但是，你也求物質生活的滿足，精神生活的愉快，他也求物質生活而滿足，精神生活的愉快；你也想按照自己的慾求，去安排自己周圍的環境，他也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安排自己周圍的環境；你也想把自己周圍有無形的環境，加以支配，不用說，他也有這種打算，於是便發生武力的鬥爭，這樣此起彼伏的互相衝突下去，永無解決的一日，終竟在這種痛苦的環境中，人類便從經驗和教訓中，求得了改善生活的法則，因此便發生哲學思想。這之後，人類更進而用有組織的勞動去求自己生命的維持，繼續和發展，因爲勞動的外向努力，使人類與自然發生交涉，（物質生活），因爲和自然發生交涉，必繼之以觀察，於是便發現了所謂客觀的世界，及客觀世界背後的實在問題，因此便有形而上學的產生，繼之又發生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唯心論，唯物論，現象論等等的派別。因爲勞動的內在努力，使人類發生精神活動，（精神生活）於是發生所謂向外看所用的方法和具備的條件，又有主觀世界的問題，因此有認識

論的產生，繼之，有純理論，經驗論，批評論，種種派別發生；其後漸漸由向外看轉到向內看，而有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調和，於是發生價值論，繼之，又有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種種學科產生。所謂形而上學是討論實在非實在問題，認識是討論真偽的問題，價值是討論善惡美醜正邪種種問題，以上是說明了哲學的發生，和它發展的程序，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人類爲求物質生活的滿足，必須在以明哲學的產生，因爲人類爲求物質生活的滿足，必須在以勞動與自然交涉的過程中，對於環境加以認識，而爲求精神生活的愉快，更須依賴於情感的總發，作爲精神的寄託，這所謂環境的認識，情感的總發，正是哲學產生的所在，請借用西青做記目序一段，加以說明：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夫人之乍有無，曰：「生死也」。教余別星，曰：「孰箕、斗、一別禽、曰：「孰鳥、鶴、一識所始也。生以長，……：關於紛紛混混時，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乍者，微可憐也。極探勝離，家人曰：「其子猶在。」匆匆往視，雙瞳睨余，守其母羽，輟騰以悲，悲所始也。」

這裏辨別星的箕、斗、鳥的鳥、鶴，懂得晝夜明暗，親朋死生，是環境的認識，吃母雞而動了憐憫之情便是感情的總發；大了能夠提神太虛，冷眼旁觀，從有無明滅之象，酸楚歡喜之情，因而悟得一種莊嚴的理想，便所謂哲學了。

所謂哲學的產生，並不是從天憑空降下來的，而是以人類生活作基礎的，沒有了人類，便沒有哲學。

「肉食者」論

田仲濟

一 鄙

為什麼「肉食者鄙」呢？其中是有原因的。如今我做了肉食者羣中的一個了，雖然是最小的一個，而且實際上不止「三月不知肉味」，名義可總算肉食者了。肉食者，體驗到了肉食者所以鄙的原因。

今天的肉食者就稱為公務員，從大官大吏，一直到佐貳，都算在裏邊，這一羣有每日肉食外，還有鴉魚飛蟹美饌給予的，也有兩年肉味嘗不到的，其鄙可都是一樣。

為什麼鄙呢？我們看看公務員的生活罷。

早上七句鐘上班，晚上五句鐘下班。每天八小時，辦公，也許忙得頭昏眼花，腰酸背痛，也許坐一整天什麼事沒有，然而疲倦是相同的，沒有公幹也得坐着，既不准隨便離開，也不能做非「公」的事項，連寫封信。報紙也是非法的，餘下的就只有呆坐着分針和時針的移动了。這種工作並不怎樣輕快，同樣的會使人疲乏。所以晚上下班幾乎可說每個人都如出了氣的皮球似的，氣力也沒有，不說宿舍裏個人擠在一間鴿籠里，舒着半明不滅的一盞菜油燈，不是做事的環境，人也實在沒有精力了。

無論誰，一天的，疲勞是緊要恢復的。因此，有的聚到一起掠一會天，或拉拉唱唱，或是看看電影，聽聽戲，甚而打牌，宿娼……以前我不明白他們所以過這種生活的原因，如今深深地理解了。他的需要藥，需要恢復一天的疲勞，需要刺激。除了他們能找到的外，好像還沒有更好的方法。這末作對固然不對，但既絲毫沒有更對的，那末這不對也該原諒了，尚以前的深惡痛絕，我變成了如今這樣的心情。

不說「華威先生」及「陳兩瑞先生」一羣，更下的一般公務人員也全是如此，甚而連報紙都不看，久而久之，自然成了不知秦漢，遑論魏晉的臨兵，就是目前國內外的情形也茫然了。俟後羣聚而談的將是上焉者某暖片子好，某名伶唱的要得，下焉者，某把牌沒和下來怎樣可惜。某家的姑娘怎樣漂亮。學問智識諸方面又怎樣提到進益？那又怎能不鄙或是不賣？

自然，求上還是每個人具有的心理，不過肉食發展的方向不正確了。他們斤斤的是晉級，是加俸，不求本身竟

實，只想爬高一步。一比起別的國度，連一個工人也可以被訓練教育或工農師，廠長，許多政治機構中的負責人都是從工農中提拔出來的，豈不可同日語了？

政治的進步和落後，關鍵就在這里吧？

一一 苦

「肉食者苦」又是怎樣個說法呢？是令人莫解的。

某大報上有道末一個標題，我看後也着實莫解，肉食者又苦從何來呢？細看內容才明白了，原來是說肉價高漲，黑市八元多一斤，還供不應求，肉食者買不到肉，於是苦了。

把一段消息讀完，心中不禁憤憤有所失，好像受了欺騙的滋味，老感覺不舒服。因為初看了標題，真疑惑肉食者有什麼苦頭。讀後乃僅是道末一回事，於是心不滿足了。我細考自己的心理，這不舒服大概是源於幸災樂禍的壞毛病麼？想了想，並不是。只是感到被編輯先生傷弄了一次罷了。「肉食者苦」，是得有什麼苦頭才如此說的，並且說起來，苦不苦是比較中來的。「肉食者苦」，那末非肉食者就不苦了。從肉食者變為非肉食者，苦自然也就沒有了。這又算得什麼苦呢？不過肉甜少或頂多肉不甜罷了。然而編輯先生張大其辭曰「苦」，逼使我聯想起了類似的幾件事情：上海灘的小報販常拿着四開的小報，或竟是隔年的，誇大地喊賣，什麼「馬占山打到黑龍江」，「張伯倫飛飛莫斯科」，都會喊出來。買家一看，消息是有那末一個，可和喊叫的完全不同。然而，賣的賣了，買的買了，却從未感到因此起什麼爭執，因為出於無知的報紙之口，是不足怪，而且也無法怪的。他的動機不過從買主手中賺到幾枚銅元，並別無別圖。可是如今編輯先生，又是爲了什麼呢？也是上海灘，還有兩種人，一種是告地狀的，或中文或英文，字照例寫得非高不齊，連的連連全極度可憐，其聲却不揚是一種騙人憐憫的騙術。再一種是賣春宮松野雞的簿頭，「阿要春宮」，「西洋頂瓜瓜的春宮」，「有好姑娘」，「蘇州的年輕好姑娘」，剛到。你若信他的話，一一看，定會看到一些惡劣不堪的春宮，那姑娘也許是妖怪似的年老徐娘。然而，對這些也沒有怪異的，原因這他們是這類人，靠這類手段爲生。新聞的編輯先生，尤其是一個大報的編輯實在用不着採取這類手段了。

因此，我懷疑，懷疑這位編輯是何所用心。

這類事情值得道末大驚小怪麼，那末就該任牠下去了。但這類事情之所以存在著，就因爲都不大驚小怪的原因，從報販的亂或，直到第三的春宮全是如此。

晒麥的故事

克 垠

從床上爬起來，太陽已出得高了，聽得外面擾攘的聲響後，使我憶起昨天下午雞狗的話。『人』

一中庚哪，妻子要晒呀；要晒生了虫的話，真不得了，你去晒曬我你三大爺舉家煩惱，對他講，就是粗茶淡飯的。我想，明天還能照這樣辦嗎？』

現在，我又跨了一種新的門道，麥子收斂後，還要晒，不然，便會生蟲，真是奇事。

老天爺成全我們，太陽比昨天還好，樹葉垂下來，太陽照曬太陽的熱力晒，生滿痲痲的老黃狗，鑽進柳蔭底下，張開嘴，伸着舌頭。

我這般得把牠帶到溝裏去，便跑去請三爺和麥。

三爺在狗棚的，一口袋裏磨着麵，他像全不在乎，被草帽蓋在腦後，頸頸伸得像鳥龜的那麼長。

三爺比從前瘦得多了，肋口骨根根露出，小腰肚的肉也松了。我想，那時他該不敢再牽胡老四跟前吹大牛了，他只水桶水跑幾里路的夢也做不成了，差說，人是鐵，飯是鋼，真不假，三爺不是三天兩頭的閉着門嗎？

他一盤用力走動，一盤卻帶着笑容向我說：

「大海，你這小把戲，你奶找你咧！」

一直等到那好幾的麥子晒乾後，我才板上小鍋，奶真多事，這麥熟個天，又叫我做什麼？

我不高興的去找她，她正在彎着腰炒的絲呢！媽媽臉大汗的吹着火，不住的揉眼睛。

「奶奶什麼事？」

「鍋底下停個火。」

我跟在奶背後，心裏只是悶，我猜想着鍋的葫蘆裏要賣些什麼藥。

我猜想着猜想着的，她忽然往前一撲，便一交跌在地上了，兩手抱着腳尖，臉上滾出豆粒大的汗珠，眼圍兒紅紅的。

「大海：小竹櫃裏有兩個鹹爛蛋，自己拿蛋吃了呢！要小心一點，才要把油煎香罷了。」

奶的腳着實疼得可憐，我想上前攙她一下；但她攙着手，末後，還是她自己爬起，兩手撐着地，腰躬得像彈弓，顫顫抖抖的站起來，然而，只是站起來而已！

我留意的把雞蛋取出來，奶已抓到鍋裏去炒熟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要把自己腳腫這樣的小，擱在石塊

上便要受罪。

「看見三爺，叫他來家吃飯，對他說，沒啥菜！」

「就是！」

我一驚，他的跑到南場上，三爺他們都圍在廟前正談心，還有兩個不認識的人，一隻手丟在一邊，牽着頭和三爺抬槓。

那兩個傢伙頸子挺多粗，哇啦哇啦的說個不休。

爺和爹都低頭心裏，却沒有看見我。

「奶講的，吃飯！」

「好！走吧，中庚爹，不要信他們胡扯。」

那兩個傢伙還不肯甘休的亂搗上去。

「老三！打個賭，我講的對不是實話修我爛膏頭！」

白。

三爺正走之間，猛的一回頭：

「大海！周九爺家的肥豬，哪東南角對這來了。」

我連忙拾起小石頭，向他擲去。

「不要打牠，牠不和人一樣麼。你打牠，人家會打你，」

「拾不着拉屎也不行，牠吃糞的孽子。」

「噫噫！不聽！你們的孽子。」

「是你的好肥？不要臉。」

「好好好，我不要臉。唉，小孫家知道什麼。」

拾糞的氣氣沖沖的去追那肥豬去了。

怪事，這地上的糞子不是我屙的嗎？我親眼看到爹和爺滿着汗，在地裏一根根的割，爹的手還流了血，媽回家

去做飯。小弟弟在口頭上狂野，……夫後，殘廢不就成了，我想起死去的弟弟，由不得心裏就是一陣酸痛，我怕另外的一個拾糞的笑我，便沒有讓淚流出來。

「混蛋！不是我們的糞子嗎，我們的血和汗。」

躺在廟角的一個，沒氣力的翻起，嘆口長氣。

「你家今天晒麥，打了鄧德哉的招呼沒？」

「沒！」

「這地是他家的啊！不打招呼……」

「他去在這閒着啥用，又不得那場他的地。」我

沒等他說完，就對付他幾句。

「不要回我爭。」

他伸了個懶腰，提起糞箕，也圍着周家的肥豬追去。

我呆呆的想着，空場子又不是金銀財寶，也壓不壞，

空着不也是空着嗎，鄧德哉決不會怎麼樣。

「大海，想什麼？你家晒麥呀！嚨！看老公雞。」

我一抬頭，只見李秃子螃蟹般的向這橫行，打個赤背，

晃着生髮，津津有味地嚼，唱着不三不四的小調子，禿

頭在太陽底下怪怪的。

「啊！秃孩，南塘裏不管洗澡啦，我聽他們說，裏頭

有吊死鬼，一不小心，非送命不可。」

「不要緊，我們血氣旺，鬼見了也怕。」

李秃子把老鴿般的手，伸向我，遞過半截葱葉。

「吃不，大海。這些老公雞真恨人，牠主人也不喂

牠一粒糧食，就叫牠在外邊打野。」

「我們捉住牠，吃他的，好肉嗎？」

「嘿！你敢，這些都是我家的。」

李亮子的嘴時發硬的只是打吸溜，帶點勁吐出一口氣

「三哥，你別動我好嗎？」

亮孩子跟過橋後，到海塘注視了好大會，把巴掌舉起來，狠狠的在臉邊。

「乖手啊，好幾天像要下雨。」

「我不和你爭了，小亮，你滾吧！」

我聽了亮兒的話，渾身都不舒服，真像有幾滴雨點

我的臉已上仰的，他他天上雲了生，雷聲一季震着，雲子

都滾滾，奶奶們笑父學可恨，我恐怖的回天上仔細望望，

天還是像得神時。

「怎麼，大爺，不別我來拜嗎？我又沒罵你。」小

亮子着了惱，神神定是不安。

「你怎麼要說今天下雨呢？」

「我聽爹講的，他罵天罵地，弄……這又不是我

罵你，我罵都是光蛋，我罵他恨。」

「什麼話都是理你說的，你罵又不是呂洞賓，出口成

章，就打算他是的，還不應該在天上下雨。」

「不下雨更好，我又不同那小猴一樣，巴望着窮人們

都餓死，對不對，大爺。」

「對啊！」

我的心裏現在比較暖和些了，我們這是一邦的，清楚

把那小猴打着打，我們把他家的雞都殺掉，不讓牠們

害人。

小亮子擦掉頭角的汗，很如意的向天邊嘆一氣，忽然

驚慌的向回跑來：

「哥！大海，你看，該不是我罵你家吧？天的車

南拐子那鳥了？」

「啊！天老爺，真的海礁鳥雲，這這難來了，我慌也

看見雲中竄立一個鬼神，面貌是那可怕人，兩隻閃電的

眼睛，一跟大血盆嘴，！披著鮮紅的袍子……

三爺拉着白雲，參攪着掃帚，本……該該般的舉手

跑，亮子也証直在那兒，不作一聲。

「大海，回家吃飯去，叫你媽也來幫忙。」

「掃帚什麼用，這不叫掃亮子呢！你看那多麼靈驗，他

一點都不勞動，跑到那跟頭，毒……毒……排死那的靈繩藤

「大海！」亮子些兒肉氣而轉怒了，「你媽便再

，多一個人能比少一個大爺吧？」

我的頭腦昏沉沉的，像做夢一樣，真得要下暴雨來，

我們又要逃跑了。

「在回家路途中，遇見媽了，她頭上戴了條毛巾手巾，

像想哭出來的表情，滿頭滿臉的大汗……

「媽，她頭都沒梳，向地跑去，我真幫她擔心，讓媽她

到地上，又幹什麼用呢？」

「亮子，我實在沒有心再理他。」

「今天，我實在沒有心再理他。」

「常我失知覺，到了家裏，媽却拿堂屋裏操作家裏

十年來的被窩，她細心的洗刷着，今天的風裏，被地收

拾得恰好者，可牆上沒有那家那樣的色彩畫，聽說茅屋裏有四五尺見方一空氣，很清幽。

「大舅，你做吧，你說，我決不打破點兒空地，麥子圍在什麼地方，一點麥兒老氣死人傢算什麼。」

我拿了個銀圓，夾點飽餛飩，心裏老是掛念着場上，於是得又一股煙的跑到場去。

「麥子已經取樣在一起了。幾個人都蹲在地上喘大氣。

小禿子翻攪着擔子，把腰圍影在半空，兩眼瞪着神對烏雲發呆，胸脯兒發緊的飛伏着，不住的揮汗。

「大海，去叫你奶奶圍圍麥兒好，你看不見雲彩越堆越厚嗎？！張家集在厚已下起大雨了。快圍！」

「好！」

我無主宰的跑回家，我覺得，今天熱氣的，在發昏

奶的影子在路上出現了，兩隻發直的眼睛，無秩序顫動的發着喘喘，從臉上的骨縫裏，透出寒酸而忿忿的氣

「奶，三爺要你圍麥呢！」

「奶！沒聽見嗎，三爺要你圍成。」

「任……：禁閉……：我去……：找你……：」並不一定的對我自言自語的說着，「我……：你三爺去，還了得……：欺上……：了門……：」

這是什麼回事，我想，就是有誰來上門，你沒看着嗎，天上也沒有太陽了。還是活命要緊，我自己圍成去也

走進我們的破大門，便很詫異，怎樣堂屋裏擠了幾個

人在那談笑呢？我實在不希望這這怪人的笑聲還在人間存在着，那三角臉兒短髮的人，不是鄧德誠嗎？他是不屑於坐我們的破椅的，我知道，不然，他為什麼要用腳坐在上面呢。他皺皺着細小的眼睛，腳尖在樓上一點一波的，攪着夏布長衫，一手敲着旱煙盤，毫不在乎的架子。可是，我的怒氣衝出了。

「到底你是做什麼的？」

「……：……：……：」

鄧德誠的瘦小的三角臉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死像，真可惡，他聽到我的叫喊，僅僅的祇驕傲的一笑，眼角還是的看天際。

靠近長桌邊的穿竹布長大褂的傢伙，一手攬着嘴角的鬍子，哼着什麼鬼調子，媚天的看着鄧德誠，一雙短而且粗的腿，在地上擺弄搖去。

最可恨的，要數那圓臉蛋的臉傢伙了，他站在鄧的背後，那一雙陰毒的眼睛，像要把我吞下肚去一樣，我恨極了，但我更害怕他，心想，我們有嗷仇恨？你天天跟着那老狗橫行，你是奴才，奴才……：我的勇氣湧上了，我漲紅了臉。

「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小孩子，攬什麼，滾過去！」

鄧德誠的眼珠一翻，臉上的骨頭祇是打轉，放出狠眼似的光。

「小孩子不知道什麼，找你爺來。」

「短鬍子的傢伙，攬攬那的鬍子，把剛夾煙盤的在椅上一劃。」

「哼！把他救來也不行哪！這還了得！」麻臉人的眼比前更怕人了。

我的熱血在心裏翻騰了，像風車的輪子。你們這孽障貨，仗着人多勢大囉……

我忿怒到極點，猛的舉起拳頭。但是，當我發見自己的拳頭小影子在眼前閃，我覺得自己太無力了，於是，我又慢慢的縮回來，我深深的咀嚼着無力的悲哀。

他們那華人，都以輕視和不屑的眼光投射着我，尤其是那麻臉傢伙的蔑笑……我的忿恨到了頂點了，我幾度反抗，我抓過一條繩頭，向郭德說去。

「好……好個蛋！子，快……快闖出去，老虎噴上……」

郭德說的話上被我着力的打了一繩條，頓時起了道青印，他呼吸不到勻，擦起汗衫，把長髮弄得狼命的往我頭上亂搗，疼得真鑽心啊！我哭了。

「你這惡狗，大爛爛過是了，就來欺侮我們……」

「踢出去！好個王八旦！」

「郭德說一家都是王八旦！」

我屁股窩窩都被那短鬚和麻臉的人打得沒知覺了，這還是人的世界嗎？我想，天老爺施賜你的威力吧！用雷打死這孽障。

我被那長臉高個子的狗推到門外，我拚命的扯他那狗料大褂，我用勁的抓他那烏黑的厚臉皮，那狗的是臉噴血了，一羣強盜都一擁撲來。

我倒了，恍惚覺得一個人還坐在我身上，打我……

「大海！哭什麼呀！」我迷朦朦的聽道這個聲音。

「一羣強盜欺我！」我死死的睜開眼，慢聲慢氣。

「怪你自己，快去看去！」

這話怪我自己是誰嗎？爹啊！我們難道連反抗一下都不能嗎？我們雪白睜着眼睛望着他們狂顧嗎？他們要奪我們的命啊，鳥雲不是越積越厚嗎？把這命命拚了吧！

「大海！還不走開？」

「我不走，我不走，我等着喝那老狗的血！」

「蓬」的一下，爹的拳正着在我後心上，我委曲得實難受，我放棄大哭了！爹啊，你也幫助那老狗一道打你的兒子嗎，你認心打下嗎？終於你把兒子打死，那老狗便會睡開這兒嗎？爹啊，你為什麼不說話……

「郭先生，饒了他們這一次……積德吧，唉！老天差快要下雨了，……不然……唉……一家人的性命……」

「那不行，不通知我，這天晒萎，他便想竊佔，倘若誰人都像他，哼！還了得！」

郭老狗已把我的供桌推撞碎了，那長臉的壞種攙着裏腿，雄糾糾的凝視着我，短鬚子的那傢伙連小掛也擡去，光着胸膛，露出怕人的一團黑炭，麻臉東的扶定郭老狗，像要把我們吞下肚。門口護圍些人看熱鬧，但誰敢說一句公道話呢？

「不是道！郭先生，他們……看今天的天好，所以……就沒顯得……不然，回頭的暴雨下壓了……」

「暴雨下來？餓死這些強盜，想竊佔我郭德說的地，那不行，好！我們總有一場官司，一下雨，怪他自己！」

「老三！」長臉的壞兒伸長頸子：「你也想夾事趕亂嗎？吃了官司，你心裏才快活呢！明白人不要細……」

三爺的臉板得通紅，半晌沒想出一句話，把這東西的掃了一遍，忽然，轉向我。

「大海！給我找根棍！」

我的神經頓時興奮起來，我有了帮手，我的朋友都會聯合的，……我很迅速把橫躺在牆角的一根柳木棍找出來。當我把棍沒交與三爺，他已倒在地上打着滾，殺豬般的叫喊了，一羣亂七八糟的狗打他。我失聲了，我的眼睛裏放着金光，我喊着，我的頭昏了。

「鄧！先生！是！是我們的不是！」

三爺從牆角下畏縮的走向前，正想把棍在地上打滾的三爺拉出，但是，却被那長臉的怪物照後心一掃腿，使他一頭暈倒在牆上了。

「媽的又！不要裝死，老子們向來就不怕這一套，任你十八條人命，老子也能担的起，——虧估我的地！」

「鄧！哈！哈！哈！窮鬼們慣長的把戲！」

我為主爺和爺悲哀。啊！天是這樣的黑暗而陰沉。暴風雨掃下吧！把這人間的罪孽，盡情的沖洗一下吧！

我恐懼而忿怒的摸索到爺的跟前，用手按撫着他的胸，僅是微微的跳動了。

爹已嚇昏了，倒在水缸跟前，瞪着白眼。鄧老狗那一

夥還圓睜着眼睛很勁的抽煙。麻臉的傢伙，滿身都是血，褲子已被扯破了，他癲笑……一家人快死完了，我還活着嗎？我心裏像燃起一把火。

「鄧老狗！鄧強盜，你們還我的爺！」

我朝他撲去，他也迎了上來，我抵抗他，我咬他的拳頭，我撞他的腿，啃他的腳，我決不饒讓……害人的毒虫們，一齊上來吧！我決不退讓！

多麼勇敢的長臉狗啊！我的眼睛被他打出血了，我的嘴巴折了，我的短褲被臉賊撕碎了！我……呀！怎麼還不快來幫助你這無力的小兒子啊！替爹爹，三爺報仇啊！難道守着那點麥子，就算活下去了嗎？

……

我恍惚做一嚇惡夢，我醒了，醒了，媽的頭也出血了，坐在爺跟前哭泣。李禿子躺在我的左手邊，滿臉的血污，呻吟……啊！我的禿哥呀！你是爲了什麼？要來爲我們受罪呀！

勛！快要下暴雨了，用力的看守着吧！不要讓我們的麥子漂跑了！

天！爲什麼紙是這樣的灰黑，陰暗……

一九四二、七、六、立煌

范築先

臧克家

（五）「你們想走嗎？我死也不走！」

學

學校剛入學，

接着也放了「國難歌」，

女生限十分鐘

生

搬出大門，

男生，

一個人一個小旗，

界

上面寫着三個大字：

募捐隊。

當局的命令

是叫他們各人回到家裏去，

「募捐」，

多奇聽的時代名詞。

學生——

「蜜蜂，

亂飛亂時，

25

哭的也不少！

回家？

有的家在河北，

回家？

都知少了路費！

回家？

這是回家的時候？

哭着，

罵着，

點點頭：

大家分了手。

（淚水永遠鎖着心）

他們被推出了

一個個倒夢，

（這個夢破了，

再也做不成！）

他們

從情感的深處裏

拔出身子，

離北而東

去受現實的錘鍊，

錘鍊一個新的生命命

老百姓此較鎮定，

因為他們不得不鎮定，

你走，

土地却沒有走，

人動，

破爛的家一點就零碎！

他們留下來，

在謠言的波浪上浮沉，

他們留下來，

等待無未來的命運，

他們留下來，

有偉大的意義托根在中間，

雖然他們自己

沒法認識這意義的真面目。

（再亮的燈

也不能先見，）

第四區，區清的專員，

搬走了，

抓來民間的車，

民間的船，

公家裝上車，

私產上大船，

沙發，馬桶，戲匣子……
一件一件堆成山。

搬走了，
帶着他的副員，

(這也是他的私產：)

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做他的「清」官。

范範光，

用感傷的老眼

向這些事實看，

用冒火的心

向這些人們看，

可是，使他更感傷，

更冒火的

是他自己的副員。

今天，

你打來個請候的報告，

不是報告，

是一篇偽造的「陳情表」

明天，

他又來了，

爲着同樣的事情，

說一套人的理由，

再叫眼淚作證，

證明，確是老闆派人照看，

不是大難沒到

他先要飛遠。

第二天。

他向他的部下訓話，

借了紀念週時間的一段，

訓詞，

是寫在人心的

一篇激昂的宣言！

五尺土台子

托一條挺拔的身段，

神經

像鋼條，

眼光

像雙劍，

長邊像瀑布

垂掛在眼前。

眉頭上的正氣

迫得人呼吸都窒息，

大家立正對着他，

像對着一尊神，

又像對着自己的父親。

「看，

他請假，

你也請假，

這是什麼時候！

把馬鞍丟到腦後，

心上只掛着個家！」

(有些人臉，

不敢再去碰他的眼！)

「公務員，

是注定了的

喝開茶，

吃開煙，

背公文程式，

死捧住那鐵飯碗！

公務員，

就只配

明地裏奉迎，

背地裏議論，

四圍「衛生麻將」，

抽空去和「姑娘」們厮纏！

公務員，

就只能

嫉恨別人

爲了他自己不得升官，

拿筆桿當鋤桿

去耕專業的田園？

公務員，

就只好，

在太平年代

埋在公案桌上

恨鐵鑿的針跑得慢？

公務員，

「在民族的戰線上，
一號不能做奮勇的一員？」

（多少團員
叫着快投降了！）

聚，

我也有一個，

但是我要把它貢獻，

我要叫他們

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走到更危險的地方去，

家，

不是李老院，

是一塊絆脚石。

你還好，

看一看我的頭，

你們看

看一看我的鬍鬚，

你們要走嗎？

我死也不去！

我替自己慶幸，

打了十年的桐油仗，

還留個機會

給這條老身子

來參加民族戰爭！

把良心上的黑點子

洗了乾淨，

他的拳頭

像鐵錘，

他的話頭

像鐵錘，

敲着每一顆良心，

每一條神經。

他口裏

噴着唾沫星，

從隱蔽的衣裏，

大花一樣明。

話完了，

他才喊一聲「消息」，

人的腿和心

一齊解放了，

一個人

吐一口長氣。

梭麗都德

西班牙

安倫曼諾作
蕭吉譯

梭麗都德在她母親死時降生了，幸奧巴狄暗着生是死的危險。
「新兒」，冒着死的危險，為她的生產，冒着死的危險。

可憐的桑克爾對上梭麗都德的母親，經過了五年的結婚生活，她的生活是無聊而沈悶的。劇，當她發現自己後面的插刺刺穿的時候，勞麗從夢中醒來似的。她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這這的時期中。當她想過這少女生活，便憶起她自己的，精神以前的她，勞麗是記憶中的陌生了。
她，她知道的去究竟是什麼她是很地，但的家裏對於他，其目的在於宿和為怨。活如處所。他在外面工作着，談笑和與聚着。他對他的妻，從未狂聲狂語過。他從未跟他的妻衝突。當可憐的桑克爾，問他什麼問題，或關於某件事情他沒聽見時，他便保持着他永遠不變的答覆：「好地，不要麻煩我，隨便你。」

那個沈沈的語句：「隨便你」，好像一把利刃刺進桑克爾心裏的心。「隨便你」！這可怕的婦人斷想道，意思是說，我價值不得反對哪。「不要麻煩我」！——多末可怕的「不要麻煩我」！她使許多家庭陷於苦境。在她家裏，不論從那方面說，都不是她的家啊。這可怕的惡棍，將使

整個家庭籠罩在頹廢的陰影中。

在結婚的頭一年，桑克爾就便來個兒子，但在這灰色，慘澹，梭麗的家庭裏，她渴望生個女兒。「兒子」，她想，「總歸是男人，是要在外面做事的」。因此，在她又懷孕時，她唯一的希望是生個女兒。可憐的婦人，她漸漸的疼痛起來，她的心臟微弱的跳动着。她認為頂多只能活過這女兒的降生——把這送進這惡慘的家庭。她喊她的丈夫。

「呵，奧德羅」，她說，「假如照我的希望，她是個女孩，你就叫她梭麗都德吧，你覺得好嗎？」

「好的，好的」，他答覆道，「對於這，儘有時時考慮阿」。在臨盆那天，他沉思着，他和他妻快要結束了。

「我快要死了，奧德羅，我沒有精力再活下去了。」

「胡說」！他責斥她。

「也許吧」桑克爾決絕的，「但假如這是個女孩，你就叫她梭麗都德吧，你不以為嗎？」

「好的，不要麻煩我，隨便你」，他結束了這話。她永遠不再麻煩他了，她生下女兒後，只片刻的工夫，容許她轉認那是個女孩，他隨聲的道賀：「梭麗都德」……記着，……是奧德羅……梭麗都德



「我怎樣會記得她呢，她死時我剛三歲。」

「唔，假如我是你，我一定記得她的」，女孩回答道

「自然囉，你們女人都是聰明的」。她的自以為成人的哥哥，插嘴道。

「不，不是那末說，不過我以為我們有較久的記憶罷了」。

「好啦，好啦，不要扯了，不要煩我」。

這值得紀念的一夜，就這樣過去了，從此梭麗都德知道她曾有過母親。

因而她非常思念她的母親，幾乎她可以想見她。在她的孤獨中，她還想寫給她的夢想。

年，年的過去，一切照舊，在充滿着灰燼的爐裏，火依舊燃了。她的父親勞碌並不衰老，沒有絲毫衰老的樣子，每天穿着舊舊的舊樣，按時做他的工作。她的哥哥以為這人還舊的，對，成為新了。直後來，他失去了，在一個晚上，梭麗都德都不曉得。父交個都是孤獨的，孤獨不相識，他們只在同一所房子裏，睡覺，與。

最後有一天，那猶如天際一線燈光，出現在梭麗都德的面前。一位壯美的青年，每次在街上遇見她時，都要向她注目傳情。不久同她認識了，並且與她許可的求婚者同居。可憐的梭麗都德，生命之門為她開放了，但由於某種原因，——她從然的企圖削減她——這使她恐慌的犧牲。那男爵在潮。

梭麗都德開始生活着，——倒不如說，剛誕生，直到

現在，那些在她認為毫無意義的事，開始與她啓示。從女先生和同學那裏，聽到的以及從書本上讀到的，使她遍歷許多事件。所有這一切，勞麗在她內心裏歌唱着。同時她感覺家中的寂寞，若弄顯及她壽之再三的訂婚計劃，她將向那裏投以巨石，來襲擊那花同石的漢子，她的父親。

這訂婚對可憐的梭麗都德，卻是一股眩目的光明，真征的耀眼，但她父親對這好像毫不關心，至少不願意過問，他從沒什麼表示，即便在在顯氣的時候，他離開家而遇見他女兒的未婚夫在離他邊徘徊，或是他與她在一起時，也只裝做沒聽見。

當他們同桌吃飯時，不只是一次，可憐的梭麗都德，打算向這父親說說一些關於她訂婚的事，但話到喉便頓住了。因而她什麼也不說，始終保持著沉默。

梭麗都德開始讀起書來，那兒她求着天給她的。讀給他，她開始理解世間的一些道理。這青年勞麗有些與眾不同，他是可愛，漂亮，活潑而且談話的。有時他反對她，但由於他的父親，他什麼也不說。

那是她生命的創造，——在家中，她有些美麗的梦想。的如，梭麗都德開始窺見家庭的真正意義。那家像她的同學們所有一樣。這種智識，不如說這種感覺，更增加了她對於自己的寂寞的家的恐怖。

突然有一天，出乎意料，發生了可怕的事。他的未婚夫在二月間離開了，寫了一封長信給她，信裏充滿情愛而委婉的辭詞，和所有的他的愛情的詞句，他明白表示他們的關係就此終止，他引開這可怕的事實；「也許有一天，你能夠找到比我更愛你更幸福的人。」

梭麗都德感覺一種可怕的回憶，她追地靈魂深處。可

又臨終一次大顯的工人的，男性的殘忍，難以形容的殘忍。但她沒有表示，她沒有掉一滴淚，她吞下了這層層和痛苦，她吞下了她的斯芬克斯的父親，暴露弱點。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一個人會對他的夢人厭倦嗎？倦了嗎？那究竟爲什麼呢？一個人會對他的夢人厭倦嗎？這種對他愛人厭倦或許是可能的？不會的，原來他並不愛她啊，梭羅都德在降生那天便渴望愛情，終於讓被那人並不愛她，她安慰她自己，思念她的母親，崇拜聖母。她的深淵的痛苦，不是淚所可消滅的，那燃燒的乾燥的痛苦。

一天夜裏，在晚飯時，她的斯芬克斯的父親，突然張開大嘴，發狂的喊：「勞羅！一切都完了！」梭羅都德感到他像用一把利劍扎進她的心。她從桌邊跳起來，惶惶的跑進自己的臥室。在屋子裏，她哭喊著：「母親，我像『秘密』一樣在激怒中昏倒了，世界在她身邊變成一片荒涼。」

兩年後，一天早晨，她倒斃在她的父親，畢德羅先死死在床。臨死時，他痛苦的掙扎着。他的女兒被孤獨的遺棄在人間，她並不哭。

梭羅都德被孤獨的遺棄了，非常孤獨呵！她的孤獨也將結束了，她賣掉她父親遺給她的遺產，當處理清楚出賃手續後，她隱匿在一幽僻的鄉村，生活在那里，那里很幽靜，沒有人認識她，她也不認識任何人。

這神秘的小婦人，沒有人曉得她是什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曉得她是怎樣一個人。她是孤獨的施主，她在暗中行善，假若她能救苦時，她竭力救濟別人的疾苦。她是慈愛的小婦人，關於她，有時傳佈着惡毒的謠言，那使她非常痛苦，這痛苦只有她自己曉得。

沒有人曉得她的身世，及在她生命中所發生的可怖的悲劇的傳奇，是的，你令曉得，在她生命中最無所謂悲劇，而多不過是普通的，極普通的悲劇罷了。一種非戲劇的沉悶的東西，致使許多人們的生活；孤獨的悲劇。

那僅能記憶的，在數年前，梭羅都德被一個男子找到了，他的面貌較他的年輕還要更老，假使着，假若被壓在罪惡的罪荷下面，幾天後，他死在這小婦人的屋子裏，「他我的哥哥呵！」這是關於那人，她所說的一切。

現在你該理解，孤獨在一個渴望着愛和家庭的婦女的心靈中之意義吧。在現代社會中，男子儘有廣大的場所，以逃避孤獨。然而婦女，則自願關閉在尼庵裏的除外，在我們人類中多來孤獨者了。

這可憐的小婦人，你可以聽見她悲痛的，在河邊徘徊。她曾遭受過男子的動物的，自負的殘酷的蹂躪。她思索什麼呢，爲什麼活着呢？哪種希望推動她前進呢？

我同梭羅都德談話了，但並非與友誼的，只是聽聽罷了。我設法探知她對生活和運命有觀點；人們時常叫她做他的哲學。關於這，我所知道的太多了，甚至一無所知。我僅僅知道她的身世，便是在以上所描述的。

此外，關於她，我不會聽見任何事蹟，假使有，並不適是富於常識的觀察罷了，這常識好像是平淡的普通。

現在梭羅都德差不多成爲老者的了，純樸的而莊嚴的，你以聽見她在拾取海岸的黃昏。

她現代化後果的時時人，她讀了許多書，她是這見地。但對各方面之侮辱與殘酷，依然是敏感的。她過着寂寞，孤獨和單調的生活，以避免人類的慶忌。

關於男人，她有一種奇怪的觀念。有一次，當我將談話轉到男子問題時，她僅有特答說：「可憐的小東西呵！這不示地憐憫我們，勞累將我們當做下等的甲虫。她應該將我對談談關於男人，和那種其偉大的而高貴的問題。」

「不是性的關係」，她說，「只是男女普通的關係，一方面不論他們是母子，兄弟姐妹，或僅祇朋友關係，另一方面不論他們是夫妻，未婚，或戀愛的關係，最重要而基本的，是普通關係，即男人應如何對待女人的問題。不論他是他的母親，他的女兒，他的姐妹，他的妻，或他的

情人，以及女人如何對待男人，不論他是她的父親，她的兒子，她的兄弟，她丈夫，她的情郎」。我依然期待着有那天，後處都能夠對我談這問題。

有一次我對她談到時行的使我們沉溺的戀愛書籍，是的，你可以同樣地談任何問題，盡可盡長時間的，但是你必須留心不要離觸動她。當我將談話轉到這問題時，她用那錯明永遠靈潔的眼睛，古怪地瞥着我，在唇角流着笑痕，她問我：「告訴我，你是吞吃飯呢？」

「唔，自然哪，我吃飯！」我答，驚訝她的畫問。「好的，假如我提着一個吃飯的，而且盡過食譜的人，我要將他趕進廚房中去榨油鍋。」

本刊二卷二期要目預告

將軍的亭

前對的願

期上

范鏡先

寄

沙河的微笑

北川紀游

現實主義的觀念

怎樣研究「孫文哲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欣羨和感謝

任鈞

當我低低把山呼

或是在街頭巷尾

和公共場所

碰到你們的時候

我的心

總不禁

要泛起一種欣羨的感情

你們是多麼快活呀

你們是多麼幸運

當全世界

都還被癡癡狂

漆黑的深夜饒當兒

你們却早就看到了太陽

迎接了世紀的黎明

真的，你們是多麼快活呀

你們是多麼幸運

你們每一個人

似乎都在肩宇間

掛上一個春天

不，春天當是你們

然而！

我這知道

你們所走過的路程的

我更讀過「鐵流」「潰滅」和「夏伯陽」……

以及許許多多描寫火與血的作品

我知道

你們曾經怎樣挨餓

怎樣受凍

怎樣嘗盡苦辛……

我知道

你們曾經流過多少血

流過多少汗！

爲要擊退敵人的進攻

爲要突破敵人的封鎖

爲要獲得自由，麵包，和平……

X

這樣！

我使不止於欣羨了

我的心

還充滿了感謝的真情

因爲你們給苦難的中華民族

帶來了偉大的教訓和啓示

因爲你們的本身

便是真理和正義的證明

因爲你們加強了

中華兒女無限的熱情和勇氣

中華兒女對於鬥爭和勝利的自信……

將軍的夢

碧野

這是大湖山中的一片盆谷，春天來後，半腰和斜坡上生滿了血滴似的杜鵑花，盆谷里的水田長出綠油油的禾苗，一些閃亮的池塘邊垂掛着柳樹的枝條。

清早，太陽託着渾圓的金鬚破孔，從東邊的山坳裏農上來，天空是一片清藍。一個放牛小哥哥騎着身子騎在一隻大水牛的脊背上，慢慢的經過一個池塘。

池塘邊的水面上，正對着一個歇騎的小姑娘在盥洗破衣裳。放牛的小哥哥把牛趕向前邊，叫道：

「四脚跑車夫，慢丫蹄開開，要不把你的騾窩兒軋個稀爛啊！」

「呸！大清早的，碰見你這個野佬！」小姑娘扭過頭子來罵了幾聲，又翹起她的屁股兒洗起衣裳來了。

「唉，你真是一個孝女，一清早就替媽媽洗隔夜的褲褲子！哈噲！」小哥哥笑着，就在牛背上順手折下來一條柳枝。

「換刀的，你敢跟老媽來撒謊！」小姑娘駭地從水石上跳過來，把水淋淋的一條破褲子，直擲在小哥哥臉孔上。

「哎喲喲，你這潑婆娘，竟動手打起親丈夫來啦！」小哥哥一邊嚷着，一邊猛地跳下牛背來，趕前兩步，揮着柳枝大聲喝道：

「跪下，給我磕腳趾尖，要不，把你摔死丟到池塘裏泡屍！」

小姑娘受了委曲，眼圈兒一紅，撒下衣裳，往回家的草路上跑了。

小哥哥連忙追上去，攆着兩隻手臂攔住她，說：

「傻丫頭，鬧開玩笑就怎麼真麼？」

小姑娘看見他的臉孔上還滴着水珠，就撲哧地笑起來。

「好啦，好啦，我的小姑娘！陪我回去吃點東西吧。」

於是這兩個小孩子就手拉手地回到池塘邊來。

小哥哥在大水牛的一隻犄角上繫着一個蒲葉做成的飯包來，把它擱到草地上，解開來，擺出一堆糯米飯和兩塊鹹菜頭，小哥哥低下腦袋，嗅了嗅飯包裏的東西，叫着嘴巴巴地「香呵！」

遠處山坡上和禾田裏的茅簍漸漸散開了，顯出杜鵑花的紅艷和禾苗的鮮綠，陽光照着池塘，閃射着歡樂的金光。小魚子在水草間游來游去，大水牛在岸邊低着頭靜靜地

嘴裏高聲草。

這兩個小孩子開始在池塘岸上的柳樹下吃起飯包來了，剛才的一陣鬥氣已解忘的乾淨淨。

「狗吞，留一些讓你在晌午吃吧。」小姑娘停住了手。

「不，吃完它吧，我的紅柿兒，不要替我養雞割午沒得吃的，我自會去找乾爸！」小孫兒捏起一口糯米飯硬塞進她的嘴巴裏去。

「咳，這兩天沒見到乾爸，她見他也鬧鬧啦！」

「那裏，我昨天傍晚還看見他在騎馬哩！」

小孫兒狗吞笑開腔：

「你媽好了些嗎？」

「好！昨天夜裏又拉了一床褥，病得爬不動啦！」

「你爸爸就不管嗎？」

「咳，那老不死的，天天在村頭喝酒賭錢哩，媽一病她就往外邊紮了根，說不定現在又跟那個野女人糾纏在牛棚裏！」小姑娘紅柿兒眼圈又溼潤潤地紅起來了。

「咳，不要哭，不要哭，讓我今天把話告訴乾爸，乾爸是一個活菩薩，他一定不願意眼看著他的乾女兒受這樣的活罪。」

「前天，乾爸還派人送些鷄生和米到我家家裏去呢，只是我媽病得不能吃。」

這時，從山坡上傳來一陣牛的叫聲，這邊的兩隻大水牛就低吼了一聲，掙開四隻大蹄，笨重地奔上去了。

「是春天吧，萬物都飽蓄着待洩的春情。」

「呵，响！這野佬，瘋得真不要臉呀！」小孫兒狗吞

罵道。這野佬，瘋得真不要臉呀！小孫兒狗吞文

獻下了小孫兒狗吞快步地追趕大水牛去了。

遠遠地，聽得滿頭來滿頭柳枝，尖聲地叫道：

「紅柿兒，歌聲。」

在山坡旁邊，小孫兒狗吞趕上了他的大水牛，他左手

拉緊了韁繩，右手對柳枝眼沒頭沒腦地打着幾聲，

高聲的唱道：

「爺爺，你還要野上天去啦！」

「嘻嘻，好一個毛爺爺！」忽然從山邊的樹叢上投下

來一陣子拍着嗓子的驚呼。

小孫兒狗吞憤憤地抬起頭來，心裏暗罵道：那個野豬

敢來打擾我狗吞！當他把憤怒的小眼睜往山上搜尋的時候，

忽然望見一個高大的老男人跛躄一雙腿在崖崖上採山莓

子吃。

「呵，乾爸，是你！」

「哈哈，小狗吞，上來吧，這裏的山莓子真甜！」那

老男人說話的聲音是這樣的宏亮，從崖山裏的洞口大聲震

響。

小孫兒肚子裏埋怨道，都是沒腦兒的媽，給我起了這

個個性的名兒，連乾爸也叫我狗吞，又還喜歡加上一個「

小」字，小狗能吞我嗎？就是大狗也吞不得我呀！」

小孫兒狗吞把大水牛繫在近邊一棵槐樹上，又在大水

牛脊背上了兩柳條鞭子，罵聲：「要不好好地就宰你個

老鴉！」然後把柳枝往崖頂上一插，就快地爬上崖崖來。

「看你這眼小泥嘴，快擦乾淨。」

「才到來這大寨，昨晚是不小呢！」
 「才到來這大寨，昨晚是不小呢！」
 「才到來這大寨，昨晚是不小呢！」

「吃吧，甜香濃滑呢。」老男人把一揚子山藥放進狗脊的手掌上。

狗脊手著小嘴也貪饕地吃着山藥，一邊跟著老男人走上往山腰那過去的小徑，杜鵑花在他的腳邊撒着，有幾隻山鳥在唧咕唧咕地叫，看着他們走近了，都呼的一聲飛跑了。

在山腰裏邊，有一面寬寬的大陡崖，陡崖面足有二三十丈高，頂上平平的，有幾個人家，一個老太婆在石場上晒陽光下堆着，紡花機紡着花呀呀呀的，一隻大黃狗跑來，用尖鼻子嗅嗅着男人和狗脊，兀自搖着尾巴「喂牛當心，別給牠吞噎！」老男人快樂得叫起來，一手撫弄着大黃，一手拍着狗脊的肩膀。

狗脊搖了搖頭，又發發嘴吧笑起來。
 老太婆聽見有人來，就拾起她的熱液的老眼時，用總漢的巴掌遮着眼睛望了一回，說：

「司令，你真是個老孩子，大清早出去爬山玩，我二娘給做的一碗雞湯都放涼了哪！」

「不餓，我等回吃吧。」

老太婆的一隻下蛋母雞，昨天晚上在屋背後輪一隻很唧唧了，她的二娘婦今早在山上細乾柴，才發見在一個石欄邊擱下一團母雞肉，於是她拾回來給老太婆吃，老太婆卻說司令餓得病，自己不捨得吃，再發這些給司令補

「司令，你真是個老孩子，大清早出去爬山玩，我二娘給做的一碗雞湯都放涼了哪！」

現在，他把他自己的師改爲游擊縱隊，他的老部下就擁護他做司令。
 司令部就是設立在這個陡絕的大塊崖上，臨山腳是種着半個園子老柏樹和圓角松，靠大山的那一面，在左右兩條崎嶇的石徑，一條架着獨木橋過到山頂，一條通下山腳去。在一棵大圓角松的庇蔭下，新築築了一座茅草房子，房子的前後左右都栽着幾株龍角松枝葉蒼翠了，就像一個鐵籠子。如果不留意往龍角松枝幹上看看是不會知道在那上邊還架着一個懸樑的，那上面日夜輪換着兩個衛士在守視着。在那上面，可以監視整個盆谷裏的動靜，村頭上的二條牛，村尾上的一隻狗，村屋上的一縷微微的炊烟，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尋常的日子裏，這個被人叫做跛脚麒麟渡沈亭游擊司令，就住在這大塊崖上的司令部裏，他身邊又沒有老婆孩子，和他同住的只有七個參謀和一個副官，生活倒也雅靜。要是探知有什麼敵人在大別山中出現，小股的就派支

隊出去出周旋，大股的自己親自出馬去襲擊。在這裏開水

沒事的時候，參謀就上山打黃羊子和雉雞，他就留下副官

一 看門，自己跑到村子裏去和農民們打交道，聊天。他從來

不愛帶衛士出去，因為村子裏那人不敬愛他，他到那一畝

都是菓子稀飯呀豆子乾飯呀的餓死，他的心是一面鏡子

，在他和村民之間是照不出來一點黑斑來的。

這時，從山背後傳過來幾聲獵槍響，震動了山谷，大

黃狗在石上震地跳了起來豎尖耳朵低吼了一聲，老太太

拾起一塊石子朝狗腦袋上打過去，叫道：

「這鬼，好不識相，人家打獵，於你屁事？」

大黃狗竟兀地擡起尾巴來，走前來舐老太太的手，却

給她一巴掌把它打跑了。

「老太太，要是我的參謀打得野味，分些給你今夜

看吃。」沈司令聽到了連發的獵槍聲，就高高興興地對老

太太說。

話剛說完，就聽見山背後傳過來一陣子叫聲，立即

沈司令就看見一隻小牛子般大的野狼從山頂上奔躍下來。

「呵，乾爸，狼，狼！」小哥哥狗等正在龍門角樹下

怪有味地吃着老太太的二媳婦送來的那碗嫩雞湯，忽然

撒下碗筷叫起來。

「好呀，沈司令！」

「拿了三十多年槍桿子的老手呵，這又算得什麼呀？」

沈司令把馬槍擔任箭筒上。

「千刀萬砍的，好報應！想是牠吃我的下蛋母雞吃斷

了，給趕下山來的。」老太太又用巴掌遮住黏液眼睛往半

山上張望。

在暖烘烘的陽光下從山頂上跑下來兩個人，帶頭的是

一個中年男子，那正是沈司令的參謀，後面這跟着的是一

個年輕伙子的衛士，那衛士的肩膊上還掛着一串野鳥。

「何參謀，在那個崖下！」沈司令揮着手高聲叫起來

，他的肺葉是這樣的強健叫聲真像虎嘯，把半面山震得嘩

嘩地響。

參謀和那個衛士在半山的崖石下把那頭狼拖着，灌滿

獨木橋，回到這大巖崖上來，他們兩個人都氣喘吁吁的。

「那豎像是狼！簡直是隻黃牛子！」沈司令斜下腰去

摸了摸死狼的發濕之大身子，隨着叫了一聲「好毛！」

那隻大黃狗嗅嗅是狼的氣息，就嚇的遠遠地跑開去，

站在巖崖邊狂吠起來。

「靈神，好大個豹子胆，死狼還當活狼吠！」老太太

鄙夷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老太太，把狼皮割下來給你過冬吧！」沈司令說着

，就吩咐那個年輕的衛士把狼吊在龍角松的枝杈上開割

了。

參謀打倒來一些雉雞，斑鳩和山鵲，沈司令自揀了

兩隻肥斑鳩和一支山鵲交給老太太的二媳婦

「嫩給娘今夜吃。」

然後他又摸了一隻肥雞，叫小孫兒狗吞送到乾女兒紅柿兒的家裏給她生病的母親吃。

「我的水牛沒有人看管呀！」小孫兒狗吞喜氣看說開，就藉口不想離開這裏。

「樹上的人下草一個，帶小孫兒乾牛去。」

從龍角松的懸梯上就跳下一個塔士來，爬下大巖崖替狗吞放牛去了。

「狗吞你，你這小耗子，還不趕快把雞媽給紅柿兒媽端去！」

「可是野肉得等我回來後才吃呀！」

「雞神雞還應你不成？」沈司令從身上掏出兩塊錢來

「順路到村頭提足白乾酒來。」

狗吞就帶着雞媽轎子爬下大巖崖去了，忽然他爬上來，在巖崖邊叫道：

「別先吃充了呵，要不我就不叫你乾爸爸啦！」

「去，去，好一隻頑皮猴！」

沈司令是河北省楊柳青人，家裏歷代做佃戶，窮苦悲慘的命運壓得他家幾十代都不得翻身，永遠為農主們作血汗的奴役，世世代代都是鴨口無言，祇着頭走路，從高祖到曾孫，都是帶着人世間最深大的痛苦投入破落荒蕪的墳墓裏去。

楊柳青是一個好地方，接臨渤海邊，但却不失去其樸素渾厚的氣質。這裏的姑娘和媳婦們很多用畫春宮的活計來

維持窮苦日子，這是一種卑賤的生活方法，但無怪地是現社會腐爛的醜態，而她們雖執行着這種卑賤的職業，但她們的靈魂却還是高尚的，因為她們僅僅是以麻木的心情來作畫，為了生活，她們不得不被世人們賤視。

不的時候，人家都叫沈司令做半臉狗，因為他小要種。他是滾泥巴長力的，他祇嘗到地底下苦澀的血流，也嗅慣了田野上的土香。到得現在，他之所以同情和喜愛農民，不是沒有原因的。

十二歲起，他就跟着爸媽給人家種地，但是生活得很可憐。他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姐姐，雖然他姐姐養得一手好春宮，不過掙錢很少，只夠她自己吃穿，然而事情却發生得這樣不幸：當時的北平叫做京師，那裏有一個看錢有勢的大商客，買到了一帖楊柳青的春宮，他竟着了迷，派人來尋訪畫這帖春宮的女孩，結果就連通地方官，把他的姐姐娶了去，不到三個月，他姐姐就被那個大商客蹂躪死了。

緊接着，他爸得罪了農主，活活給掩埋了，他媽又因憂鬱一病死了，只留下一個被人叫做半臉狗的孩子。

從那時候起，他就一直在楊柳青的街頭上流浪，半為乞兒，半為幫工，要手弄得幾錢，就在賭場，脫光了。他常常飢餓，挨打，好在他是一副鉄骨頭，不會給折磨死。

十六歲的那一年，他就替人家當長工，他個子很大，活去了好像是二十多的模樣了。人家把最粗重的活計都放在他的身上，扛水車，卸磨盤，挑水，一天能到晚，像一隻不知倦的老公牛，這樣苦的日子他一直過了五年。有二

次，楊柳背起了時疫靈，他因為吃涼水不小心，就給大病纏倒了，人家把他抬到土庫廟裏去等死。後來病慢慢好過來了，就在街頭上要飯。

一天，他又賒了錢，夜裏爬進一家大戶人家裏去偷東西，事情弄得不湊巧，給兩隻惡狗咬傷了大腿，跑得遲了，就給人家捉住；天明的時候，人家把他吊在一顆大樹上，頭髮上塗了油，弄根火燒得他像鬼叫。那天人家一放了他，他就抱着腫爛的頭皮跑到外縣去吃根去了。

起初，他在袁世凱手下當一個小兵，他自己意識到自已不小了，應該好好的用點苦工夫認識幾個字。因此，在雪地裏跑步或在烈日下上操之後，他手裏經常拿着一本千字文，排長看見他年輕，小心勸務又肯下工夫，就時常指點他認字。

他把積下來的一點餉錢，都買了紙筆墨和點燈的香油，每天到了晚上，等到同伴們都睡熟了，他就從地上爬起來，披上軍衣，偷偷地點點油燈，坐在豆粒大小的燈光下，默默他讀着書和寫着字。

有一天晚上，他特別來得高興，就一直讀寫到深夜，那個時候班長叫做伍長，他的伍長半夜裏爬起來拉屎，看見他在油燈底下埋頭忙著讀書，就蹣手蹣足地走他的背後，見他在寫着一些歪歪斜斜的字，由不得拍了他一下肩膀，冷聲地笑起來：

「這不是大麻荷蠅爬白紙嗎？」

他驚了一跳，扭轉頭來，看見是他的伍長去奚落他，就紅着臉硬梆梆地回了一句：

「學嘛！」

「嘻嘻，鼠咬牛骨頭——嘴小骨頭大！」

「伍長，你……」

「我怎麼樣？總算你的伍長，高出你一頭，你現在讀什麼鳥書，想在官裏面而壓倒我們嗎？別做夢！當今的世界沒有讀書人的份兒，就是讓你讀完一萬箱子書，要讓你能當個把長，我甘心給你抵鞋底，敲掉牙齒舍鳥！」

他生怕嚇醒同伴，給人家笑話，於是他一口吹熄了燈，滿肚子悶氣爬地鋪裏去了。

隔天下午，每個同伴的臉孔上都做出滑稽的微笑，用眼角睨他，背後向他歪批着嘴巴。

太陽快沒入遠野的叢林去了，他疑疑狐狐地跑到角書院裏去提他的油罐子添燈油，當他一手提油罐子，覺得輕浮浮的，掀開蓋子往裏一瞧，那里還有一點油？只剩下一個空罐子！這一下可把他弄苦了，他把空罐子往操場上一拋，氣得坐在營門口哭起來。

排長聽見哭聲就跑過來，問：

「怎麼，大孩子誰欺負了你？」

「滿罐子燈油都不見啦！」他唧噥着嗓子說。

排長知道他晚上是要用點讀書的，很同情的說：

「再買一罐油來點燈就是啦。」

「我已硬是耗子吃光背背啊！——沒錢！」

於是排長給他一個大龍圓，他就把摺在操場上的空油罐子拾起來，跑出來買油去了。買了油回來，就存放在排長

房子裏，每天傍晚去倒一點在碗燈裏。

其實他的那罐子油是給同伴們炒蘿蔔吃掉了的。他的那個賊油子的排長，昨天晚的出去拉屎的時候，就順手拿

挖了三四個大蘿蔔，把地裏的土蓋平後，就一溜煙跑回營房來，今早就注意叫班裏邊的弟兄把他的香油偷了炒蘿蔔，嘗着他吃了。

隔天清早，他到營房後的草叢裏去撒尿，看見幾堆剛拉過的閃着油光的香橙橙的人尿，旁邊還散了幾張白淨的揩屁股紙，他認真一看，原來是他的寫字紙。他不由得意了兩聲！

「賊骨頭，驕腸弱肚，寒屁股眼的！」

那個時候正是民國初年，內亂亂得最凶，他跟着軍隊東征西戰，一直打了勝仗，他一連得了兩三次奇功，於是幾年後他由小兵就一直升做連長。

那時他正是一個剛出穴的虎兒，胆大包天，又憑着自下過苦功認得幾個字，抱負很大，一當了連長，他手下也就有百來個人將，他發願將來要一直打到南方的海邊，做個出人頭地的軍馬，因此他改名為沈漢亭。

從前那個委宰過他的伍長，這時却當了他手底下的排長，他的排長因為明知道自己當時說錯了話，又覺得新上司的剛建一定遠大，就很肯替沈漢亭出力幹事情。後來有一次打了個大敗仗，沈漢亭幸得給他打救出重圍，於是也就大大有賴他。到現在在這大別山裏邊，他還當着沈漢亭的游擊支隊長。

有一天，營長特地帶來兩匹馬請沈漢亭到城裏去洗澡。營長來請連長去洗澡，那是軍隊里破例第一遭的事兒，沈漢亭只好恭恭敬敬地跟着馬轡城裏去了。在澡堂裏，他們兩個單身都脫得光光的，營長沒洗沒

故總是斜着眼睛瞄着他的身子，營長只歪着嘴巴發了笑，弄得沈漢亭面紅耳赤地害臊起來。洗完澡，出了城，在趕回家營地的路上，營長在馬背上先哈哈地笑了一陣子，說：

「沈連長，恭喜，恭喜！」

沈漢亭在馬上，腦袋掛得半天高，伸手摸不着，他又不放去追問他的上司，只好糊里糊塗地「嗎？」了一聲。

第三天中午，團部裏抬來一乘大花轎，前前後後擁來了許許多多胸前戴着一大朵紅綵綉花的騎士。

花轎抬起了繡龍子，兩個中年女人扶下來一個打扮漂亮亮的年輕娘子。沈漢亭在連部大門口看得發呆了，他的營長從跟隨來的人羣中跳下馬來，一手把沈漢亭拉進營門裏去了，口裏噴道：

「當了新郎公，你還裝大頭蒜哩！」

營長硬迫着沈漢亭穿上了一身新軍裝，打扮好了，就在大廳上糊里糊塗跟那個漂亮亮的年輕娘子拜了天壽，結為夫妻。

沈漢亭到後來才知道，團長為了看重他，把二姑娘嫁給他做老婆，但事關因為那人家謠傳沈漢亭是一個「闊貨」，所以先派他的營長賺他到城裏去洗澡，看個虛實。營長那天在澡堂裏端詳他，原來就是為了這件事兒。

沈漢亭得到了這樣一個漂亮的老婆，覺得連嘴巴都合不攏來，況且又做了團長的女婿，那還了得！

但是沒到半年，沈漢亭的老婆就養下一個男孩子，他心裏好不舒服，原來他的老婆在當姑娘的時候，就給他父親的上司「沈過牌」，她父親則知道女兒肚子裏懷了孕，

第一

於是就馬馬虎虎地下嫁給他的部下沈漢亭。沈漢亭起初並不知道是計，到合了婚也就只好忍氣吞聲，聽憑自己喂了人家的「洗脚」水，滿肚子氣憤却又說不出口來。

好在他的老婆一養下孩子就中風害了病死了，這樁倒也落得乾淨，省得他臉孔上老是貼着「花膏藥」，給人家笑話一輩子。他把老婆掩埋後，就叫一個鄉下女人把男孩子拉去撫養了，省得這個小雞瘟放在身邊礙眼。

幾年後，沈漢亭又轉到曹現的部下升當了一個團長，因為他打起仗來比人勇猛，後來又調做遊衛團，他的這個遊衛團長比一個尋常的旅長還要來得威風，團裏邊還是機關槍和盒子槍，除了曹現一人之外，誰敢正眼去睨他一下！

這個時候沈漢亭管軍非常嚴，在初冬的霜地上，他還穿着單軍衣，在大兵們的列隊中上操，在雪夜裏，他還扛着槍跟大兵們去打野外，雪坑掩埋了半個身子，他還是發施口令練習夜間作戰。記得有一次，那時恰逢新年，大兵們向他們的團長要求送給每個人一雙新鞋和一雙新襪子，好讓他們在大操場上舉行大檢閱操練。沈漢亭笑了笑，就叫勤務兵買了十來把掃帚，把個大操場先打掃得乾乾淨淨，然後就叫號兵吹集令號，全團的大兵們都在大操場集合齊整了，沈漢亭把自己的鞋襪脫掉了，在場子跳了一陣子，對他的兵們高聲談道：

「弟兄們！」

「有！」大兵們齊聲雷吼地答應。

「你們不是要求穿新鞋新襪嗎？」

「是！」

沈漢亭把他右腳高高地翹起來，顯出他的大腿丫子，叫道：

「那裏還有比這更新更結實的鞋子襪子呢！大家聽，每個人睡了娘胎下來到地上就帶有這樣一雙好皮鞋好皮襪子，穿一輩子也不會舊，穿一輩子也不會破的！」

「哈哈哈哈哈……」大兵們給逗得大笑起來。

「好啦，今天就算是我給你們買了鞋襪，趕快替我上起操來！」

於是沈漢亭就正正經經地親自叫起口令來：

「開步——走！」

這千多光脚丫子就在大操場上兜起圈子來了，光脚丫子被硬地踏得發痛，但是團長沈漢亭足足叫了一個鐘頭操，把個大兵都弄得又好笑又好苦。

從這次以後，大兵們再也不敢來撩撥沈漢亭了。

每個人都是懷舊的，尤其是到了中年，就更加愛回想過往年輕時細枝細節的事，因此也就越感覺到自已心靈的寂寞和孤單，沈漢亭正也是脫不了這世俗的想念。於是他把寄養在那個鄉下女人的男孩子要了回來，雖然這男孩子並不是他的種子，但是一想念起自己已亡妻生前的一段恩愛，對着這沒媽的孩子，心裏不由得軟了半截。

一個春天，沈漢亭帶着他六週歲的孩子，到梨楊柳青來祭祖墳，他把祖代的墳園砌好，親手栽上了一些柏樹苗，讓他的嗣父和爸媽安安靜靜地長眠。可惜沈漢亭是一個孤丁子，現在雖當了團長，但是流盡血汗給人家奴役了一生的爸媽，並沒有得到他一點好處，一想到這裏，沈漢亭不由得眼圈發紅，兩滴清淚掉落在童子背脊的墳頭上。

是逃跟本的幾個新兵，看見了他這種情形，也不由得偷偷地把手擦着眼睛。

「孩子，這是你公公和婆婆睡覺的地方！」他教他的孩子往墳前磕了幾個頭。

從這天以後，他才把小孩子當做他的親骨肉看待。在楊柳樹的街市上，他聽出了他年輕時鬼混過的賭場，聽出了得得快死時候被人家打來停放過身子的土地廟，他心頭有非常多的感慨。

而楊柳樹的居民們，却在他背後指指點點地談論着：「人家都傳說他給大德轟死啦！」

「那半臉狗，現在還管了什麼『開道』了哩！」

「真是狗屎堆裏出狀元驢棚底下出驢！」

沈漢亭是一個豪爽的男子漢，他並不覺得恨那些兵們在街上宰了一隻全猪，叫人扛着親自送到他年輕時做過長工的那個大戶人家裏去。當他脫下軍帽來向老主人鞠躬的當兒，還可以看出他頭被淋油燒過的疤痕。那個上火燒過沈漢亭腦袋的長工頭兒已經來病瘦了身子，看見沈漢亭來了，就跟着兩隻膝蓋在地上匍匐頭，叫着救命。

他連忙把長工頭兒攙扶起來，高興與地說：

「沒有你，我哪來得有今天！」

楊柳樹的紳士們都來請沈漢亭到他們的家裏去吃酒，他樂意給人家抽繭了好幾天。因為這個地方是他的故鄉，他發了願心做了一部份錢財給窮戶們，並且又捐贈了一筆款子與辦了一個小學。

楊柳樹的居民們都這樣讚揚着他：

「半臉狗已經變成佛前虎，外觀惡心底好！」

沈漢亭離開楊柳樹的時候，有很多人提着鞭子敲着奔歡送他，一直熱鬧到十里開外。

北洋軍個失敗後，沈漢亭來到西北軍裏來，因為作職有功績，不久便獲升做師長。尤其在北軍的部隊裏，常常流動得很利害，所以他把孩子遠遠地送到天津去上學，附一個退職的老同儕管照。

一個入到了半年，正像春寒時裏的花木，他出它綻放的花枝兒擺在路邊去的春風，於是就搖動起來。沈漢亭又是一個久已孤獨的人，就毫無顧忌地翻開起來了，他的上司笑着罵他道：

「老開花啦！」

是的那時候禁錮得太過火，老沈就要鑽穿出枝枝去開花。……

在這潤時候，沈漢亭死活泡上了一個姑娘，這姑娘是一個新出的人，長得很漂亮，而且很聰明。她打探知道沈漢亭小時候身體多麼瘦，就格外和他熱心。他談話給她，她不要，買衣服給她，她也不要。每次見面總是滿臉羞臉，笑着，好像有什麼心事，但又不好好地說出來。

有一天沈漢亭，在香院院下，他靜靜地問她：

「你到底要我的什麼呢？」

她遲疑了很久，然後才附着他的耳朵，低聲地說：

「啊！你還不相信我嗎？」他半開心半正經地笑起來。

終於這一個姑娘嫁給沈漢亭了，她跟着他東征西戰。只要給了他坐騎，就什麼也不用，常常替他操心的了。在這期間，他給了她許多幫助，而且常常勸她不要去打士兵，因此全師人都對她很尊敬很愛戴。

那一年在長城口跟日本軍作戰，不幸飛過來一顆流彈，把她從馬上打翻下來，彈恰恰穿過了她的心口！

從此以後，沈漢亭一直到現在還是抱着她，而且沒有一次不從這女人，因為他太愛那個姑娘了，他打定主意在世界上活着的一天，就一天不對死者負心。（未完）

國立中央大學

陶懷仲

民國二十六年，中大在羅胡校長家鄉的領導下，從南京很安全地遷移到重慶來。當時為了地踏的不夠，所以把校本部設在沙坪壩，醫學院及牙醫專修科設在成都，一年級新生分在柏溪。柏溪距沙坪壩約二十五里，居嘉陵江北岸，原名北溪，後改為柏溪。平粵兩地以水陸聯絡交通，現在嘉陵水漲，小船已可通行無阻，來往甚便。

學 生

現重慶附設有男女同學八百餘人，連沙坪壩校本部及成都醫學院，牙醫專修科共三千餘人。本校除商學院仍付缺如外，其餘文、理、工、農、和、師範有七院，四十餘系。國內各大學院系之多，只有國立中山大學能與比擬。唯前大學圖書館之設，清淨獨步，可惜她福祿壽與財，損失奇巨。本校幸蒙校長事先有通盤籌劃，得以安全遷出。如今本校共有中文書二十五萬冊，西文書十七萬冊，圖書總數二百架，所以說中大圖書儀器之多，和現在國內各大學比較起來，可說第一了。

教 師

其次是教授，中大的名教授真是太多，作着是法學院的學生，見聞所限，未能盡舉，不過只列出其中一部分所知道的名流中的名流，以見一斑罷了。樓光來先生是國內是研究莎士比亞作品最有心得的一個，每年考庚款留洋的英文卷子都向他看，且下是本校文學院院長。中文系的教

授汪靜庵先生苦心苦鑽，尤擅詩詞。舒舍予先生是現代著名的作家，談起書來，恐怕每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沒有不知道的罷。他還是學界。史學界的權威顧頡剛先生現已就本校之聘，任史學系教授。哲學系系主任宗白華先生早已就本校之聘。法學院政政系主任張麗文先生是行政學專家，系內主任教授有人：孟雲漢先生是留英的，吳恩樞先生是倫敦大學的政治學博士。還有黃正銘先生等亦屬知名之士。理學院心理系主任譚孝燦先生不僅僅是心理學界的名師，而且世界上有名的心理學家，她每一著作出版，海外心理學者都爭先購讀。地理系主任胡煥庸先生，論著推為地理學界中的碩彥。神經系研究專家歐陽鑑先生，是生物系主任。師範學院院長許恪士先生，安徽人，博學多識，談笑風生，最具有學者的風度。孫本文先生是現在師範學院院長，他是著名社會學家，調子雖矮，精神却是十足。醫學院院長齊壽南先生是醫學界的泰斗，一談醫政輒如有不處，即專機迎他論診視。蚯蚓博士陳儀，細菌學大家陳邦傑先生，都是農學院的教授。各院方家濟濟，介紹了大篇，還是掛一漏十，尤其是工學院的教授如沒有幾天估！！平按鐵路工程師，火車鉸鍊的發明者。！及茅以昇！！錢塘江橋的設計成功者。！！那樣的功績，學問再大，也不會每個人都知道的。

經費為辦事之母，戰前的中央大學所以能聲聞全國，就是因為她的經費為全國各大學之冠之故。現在新校長顧孟餘接任以後，經費激增，超過以前（羅校長在時）三倍。（學生獎金及教授薪金除外。）所以本校於沙坪壩正在積極興工建造大禮堂，以北觀瞻而利實用（本校去年被

在教高沙坪壩後，教部已另撥巨金修築。這番修什物，是請各院系的內容。例如化學實驗，其他大學多已停止舉行，本校的比較實驗照常，據化工系的 個同學告訴作着，顯然是本校的化學實驗藥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外，供同學實驗的附屬本校的鑄鑄工廠，也因為材料無窮，所以以前仍舊工作不絕。我們知道：經費的充裕，是現在中大居全國最高學府的唯一原因，也就是阿學校考本校日多的內在要素。

沙坪壩和柏溪相隔離只二十多里，但其進化的程度相差了有一個世紀：前者水車馬路，喧鬧鬧中，是一個工業社會；後者鳥聲寂寂，流水潺潺，過的是農村生活。因此在這兩地的人，在心理上和外觀上都有很顯著的區別：在沙坪壩的同學大多數衣冠楚楚，風度翩翩，除了讀書外，愛社交；在柏溪的同學，則大半穿了草綠色的制服，受着軍事訓練。或者大家新入校門而且窮鄉僻壤，有的甚至穿了草鞋，因為環境的貧賤，沒有人事來往，所以更能安心研讀。

凡是較區的同學，入本校請求貸金絕對不成問題。現在我們每天三頓飯，每餐四樣菜，早晨稀粥，中午同晚上乾麵，伙食雖不大好，但每餐起碼方有血氣抗戰的將士們，還是安好得多了。最近教育部對於物價飛漲，又增撥貸金，改善膳食，營養前途，更可樂觀了。

當到我的睡的屋兩層木床，上面懸着了無量臭的臭虫，(這大抵各校皆然。)做我睡着了以後，再受襲襲也不覺得。不過有些神經靈敏的同學，輒夜不能入夢。學校當局有見於此，特將流把床放游泳池裏，一水來淹死可惡的

臭虫，攻擊好精靈。畢竟精神的腐爛，大於物質的享榮。我們既把整顆的心靈寄託在求真理上，所以實質條件的優劣斷否，根本就不能影響我們的信念。

我來到中大第一感覺愈快，就是學術演講風氣的流行。這不是偶然的：沙坪壩及磁器口附近有十七個中學七個專科以上的學校。像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及中央工藝職業學校等，因此有沙磁文化區之稱。這些學術演講的人，多是被各校教請而來的，尤其是中大，差不多每地都有學術演講，有時甚至有三四起同時舉行，你不知道那一個好！這些演講的人，都是學術界的權威，他們講的內容，或者分析國際間的趨勢，或者闡述青年的修養，或者作親身經歷的報導，復新從英國考察歸來的，河北大學教務長焦寶善先生講英國生活，剛由德國學成返國的現本校哲學教授熊德德講德國內幕等。他們都能供給我們以新穎的資料，作我們求學做人的參考。

其次是學術研究興趣的濃厚。這這兩方面可以看出來：

A刊物的衆多：本校現由商務印書館承印之種季刊：(一)文史季刊(二)社會科學季刊(三)自然科學季刊。這三種刊物，都是本校數年來研究心得的結晶。本校經常的刊物，有中大日刊中大週刊及壁報，前兩種是學校主辦，披露學校一切動靜。後一種是由同學主編發揮我對意見的。現在校本館壁報計有政聲及聲等七種，植溪壁報計有：時節，金石錄，虹影，鬼斧，再造，舊社詩詞，曲，學習，青年回聲波，動輪，春秋，大地，荒原，淮風，燕窩等二十餘種。這些壁報的編者，及寫稿者或以黨為

單位，講政聲是政治系出的，是英文系出的，或以同鄉為單位。如淮惟風是我們安徽同鄉會主辦的，洞庭波是湖南同鄉會主辦的，我以同適合的但合為單位的，如荷詩詞曲便是愛好詩詞同學的共同耕耘的園地。在不久的將來中太學生月刊就會向世，她上面的文章除自由投的稿外，一大部分便是在這些壁報上擇優登載。

B 自我研究的努力：參考室的門還沒有開放，門前早已站滿了求知似渴的青年，門剛一啓，的一聲擠了進去，看起來像一大股人河！自修的時候，電燈光下每一個位子上都坐了同學在孜孜不倦的做他們的功課。圖書館呢？凡是好書，早已無人借走你要想看，除非在卡片上預定書目。本來法學教育是在啓發，不重注入的教授所授的乃是書中綱領，詳細的知識還得你自己去探到呀！

本刊二卷三期要目預告

白花茶與紅茶花

孟繁先

由上古亂婚時代談到周的自由戀愛

怎麼叫「孫文哲學」

不能飛的翅膀

電線桿下

沙河的微笑

湖上

病

論情緒教育

第三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本校每系有年會，屆時有同鄉會，過去畢業的高中有某某校友會，名目繁多，不務收舉會，這裏我們安徽同鄉會的近況。校本部總會去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募集了一萬元的救濟金。總的在作救濟皖籍同學發主意外事項之用，如疾病或空襲損失等，不過借了以後仍出是重要的。柏溪公會今年由作者等幹了人員責組織男女籃球球隊，寫聯絡鄉誼於鍛鍊體格之中，同時還出版機關贈給我們的文化界，情感融洽的具體表現，又把安徽各出版機關贈給我們的文化界，安徽青年報章與雜誌如：滄上日報，皖報，學生界，抗戰半月刊，中原等，都陳列在圖書館和雜誌室裏任人瀏覽，現在我們安徽同學所以能夠放鬆有一個慷慨地認識，素半由於上述雜誌報章之賜。作者在這裏代表柏溪的與十五個安徽同鄉致無限的謝意！

臧克家

走一軍

費功夫

沙坪

張果

於種

李勝

程臨明

學生習作

劉氏父子

余自良

「老劉！你真『夠個』，頂刮刮的！」

自從老劉將他的大兒子劉大送去做官以後，別人和他見面時，總喜歡將手舉一伸，大姆指一搖，以贊揚的口吻，高聲地說出上面的兩句話。因為這樣可以引起老劉一大段得意的話頭：

「唔：叫生來是硬漢，弄啥事說幹就幹，怕他媽的鳥！橫豎當壯了又不是死，沒鳥氣東跑西蕩的，教人心裏頭整得難堪推的不自在，不如去了落個乾淨！」老劉有着壯大的身體，

說話的聲音很粗壯，四季光着頭皮，頭皮和臉上的顏色紅得幾乎不分，面上厚厚的生了一層主狗刺，一天到晚，都露着禿頭，你以爲他的口部周圍發現許多一明一明的小雀斑，

唾沫便由口內飛出，若迎着陽光，你可以從他的口部周圍發現許多一明一明的小雀斑，

睡法便由口內飛出，若迎着陽光，你可以從他的口部周圍發現許多一明一明的小雀斑，

「我對劉大說：『你只管去，怕了，兵不是人當的，咱家裏的，有我和劉二也就行了。』

「老劉！你這『老道府』（尊稱保丁之詞）請坐一坐，而趕忙拿水煙袋，裝了煙，笑着火笑，

「老道！二狗子並沒來接水煙袋，只一手接過了火煙，一手由口袋內摸一支煙，

「老道！二狗子並沒來接水煙袋，只一手接過了火煙，一手由口袋內摸一支煙，

「老道！二狗子並沒來接水煙袋，只一手接過了火煙，一手由口袋內摸一支煙，

煙捲，用兩個指頭夾，慎重的插入口中，到準了火繩，兩眼一閉，用力的將煙吸着，又一順手將火繩遞給了老劉，老劉老老屈着腰躬着的，直待接過了火繩方才轉過身去，但因為煙捲是人家自己掏出來的，便覺得很有些慚色，於是就一迭連聲叫：

劉大！劉大！教弄做「老巡府」吃！二狗子一邊安開的吸着煙，一邊阻止道：「不必客氣！我才由保長那裏喝了酒來的！」

「唔……」實在實在！劉大一聲不響的把盆碗均皆收去。二狗子吸着煙，慢慢的開始說話了：「今天保長在鄉公所開會，這老應說的話很多，我們印塘保羅五個頭，我姓趙家……所以保長說：這次應該劉大去的了！」

「老劉不住的在咕嚕着。……但是保長說你很不講，很想替你幫忙，想個辦法……但是……」二狗子停了一停，用眼睛看了老劉一下，見他一聲不響的在門外吸水煙，一口氣吸得很長，一直把煙都吸到腹內去，頓一頓方由口內鼻內一齊冒出來，四散飄飛散着。紅色的頭臉紅得格外加倍，就如回豬肝一樣，目光憔悴的，好像很吃力，急於要說話的樣子。二狗子怕錯過了機會，接着又說道：

「……還是那個老辦法，照陳家一樣，大家盡盡力，命點錢出來。」錢字聲音拖得極長，說完了彈彈紙煙灰，見劉大已翻得微紅，於是就換了一個方式，用大姆指和食指捏着，一仰領子，連吸了一煙口，手就扔了出去，不響正地門上，反回頭瞥在老劉的棉襖上，順着滾到裏底下去。老劉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站起來翻了一翻臉，向二狗子

「不是……性硬！好說硬話，劉大天天要當兵，這到合着地了！我又說拉；咱三個兒子都跟「頭子」一樣，不去老鳥去啊？老巡府和保長說：咱一定去！不裝賴，那怕鳥……」老劉的話沒有說完，劉大恰恰的走進來，聽到了這話就高興得一迭聲叫着：

「咱去！去！去！不去是尋禮，咱順順到老家去應應，把鬼子打滾蛋了，咱家就好搬回去了，沒的在這不高興。」二狗子幾乎驚呆了，他經手也做了不少，從未見過有這樣憤慨的！他半晌也沒有說什麼，只不知所謂的「子」聲，他有點不相信他的耳朵了！然而這又畢竟是實，心裏雖大不以為然，但表面上却又無從推詞，竟欲反勸他兩句吧，却又無此理，雖然他們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也只沒辦法。而且他還感到很大的難堪，看看目前的情形，想想自己的行動，不由肉主的臉孔就紅熱了起來，下頷越俯越低，似乎有點不敢正視老劉，很久方才敷衍誇獎了兩句，打訕着就離開了。

次日老劉送子當壯丁的新聞，竟傳遍了全鄉，讓說老劉向鄉長說：

「咱三個兒子，都跟「米頭子」一樣，不去當壯丁誰去，劉大還說把鬼子打滾蛋了，好接咱們回老家，咱非鳥要裝賴，東跑西藏的「不夠種」！不特老劉如此，連幾天送壯丁的隊下，向鄉長報告說：「劉大真夠格，檢驗官要檢驗他時，他搖着手不給檢驗，並且向檢驗官說：『咱身上沒病，正好當兵，你看我的個子多過勁；有病還不來呢？咱想到老家去領銀，不要驗出病來了救我不能去！』說得檢驗官回肚了們都笑了！到底沒有檢驗他呀，真夠種」，

「……」

來了，手裏拿個，表示他試過很大的勇氣。「東！一總長狂的拍着桌子，下茶盅。」劉大說：「這劉大得個了！——以爲自己有了什麼錯誤了，那知總長却只叫道：『福澤劉氏父子一樣，我們兵役還成什麼問題！根本就沒有問題了！傳令加獎！傳令加獎！』——頭頭見了還在那裏正站着，一揚手就下就走了，總長默默的吸了一支煙，便開始寫公文去了。

又過幾天，在鄉民大會中，總長大大的把這件事表揚了一番，連大家歡迎老劉演講，在一陣鼓聲中，老劉紅紅臉，眼睛慌慌的出他在台頭，他一看四圍人都是張着嘴巴，瞪着眼睛向着他就有點害怕，閉着氣只張不開口，回頭向鄉長說：

「我下茶吧！」「說罷」了於是地將手移動了幾下，方以戰抖的聲音慢慢的說道：「喝！我就這麼！——幹什麼！……：：：：三個兒子不去當兵罷去，橫豈不是死，怕呀！劉大自己要當兵，把鬼子打滾蛋了。好四圍老家風台！」老劉眼睛得已經合了縫，臉又紅得像猪肝，說話得氣吃力，直挺挺的站在台上好似一段呆木頭。他停了停接着又說，唾沫的小微粒，泛着光兒隨着四散飛揚：

「……：：：：鬼子到底殺我的……：：：：我……：：：：要當兵壯丁！……：：：：老大們，不要裝不好！就跟我老劉學！」四圍

是一陣鼓掌，一陣歡呼，老劉覺得呆然不動，總長說：「下茶吧！」他說：「好！下來吧！」走了下來，幕業又是一陣鼓掌。大會就這樣結束了。

「哈！生真是硬漢！說幹就幹，怕呀！……：：：：橫豈當兵不是死！」劉大倒說我的腳踏，……：：：：到現在這些話老劉的口中已經溜得透熟，只要有人將手舉，俾大姆指一屈：「你真夠個，頂剛的！」他便很得意的說一遍。差不多的人也都熟熟了。有一次，幾個頑皮的孩子到老劉將手舉一伸，大姆指一屈道：「你真夠個，頂剛的！」，但老劉「開局」：「唔！原來是……：：：：他們却打着說：『說幹就幹……：：：：怕誰，橫豈不是死……：：：：同老家風台，……：：：：劉大倒說我的腳踏，……：：：：一火就去了」。他們很快的說完了，便狂笑着跑散去，老劉一氣說罷道：「日娘的！小鬼」。然而當別人再長時，他仍然如前說了一遍。

劉大在我家傭工，常常和我談話時，總喜歡要我送他去當兵，而我却只把當當作耳風，始終未想到他是真有是心。劉大可稱得起身強力壯，記得有一次抬米確，平時兩人合抬都很吃力，而劉大却將其面處掛於肩上，又一手拖了確和架，很從容的繞負面而走。直到現在，那身負確，手提確的背影，還清清楚楚的印在我的腦際中，然而劉大却早已成爲一位雄壯的民族戰士了。

米，一大把

尹之芸

「到！到！到！」

「這裏就睡吧！」

「我這討厭人的東西到此沒被人稱呼的，呵！了一口氣於是便決定到三舅家過年，三舅家有二間混生骨茅房，西頭一間傍着第七城，幾層包圍前放幾進年用的糙米，換山

雞一籠，幾隻曬乾高粉蛋，那些高粱和那些糙米從來沒看

過，細細的，烏青右擺紅綠已割落的古風子，桌子上平放隻

月亮巴巴似的鏡子，鏡子前鋪着條絲絲斷落毛髮，東頭一

間刻着碗成碗的蓋按放開口大鍋，或許是因這兩口鍋吧！

三舅和三舅母不知聽過多少回。

三舅道：「覺得米粗貴整天吃乾飯不經濟，於是決定到王集賣口八張天鍋早晚吃稀飯，這糧可省下一批牛費，

免去三番咳嗽囉囉的，但三舅母還是和他反對。」

這一文不帶二兩的活人。

你對牛豬厭厭，吹到實人身上只不過添兩套內外表面已。這這緊急風聲愈急愈大，挨到最近人們才雷靜下去，街上的雜貨攤子先前的白老布，織買呢，現在反而為紅紙包裝

紙裏的香紙連張替代了。

麻線茶火爐煮茶館似乎比原先人團羅，堆堆風箱沒暗

過手，起初由光禿子王七做拉手，最近因為神四字寶輪下

工了，現在改由傘上瘦鬼充當，只聽得喊：

「沖茶呀！開開水呀！」也有在吊面滾當胡時。

「日本兒子真可憐嗎。亡國就在眼前呀！」

「吸吸！吸吸！亡國，……」

也有正經當當的唱！

一把扇子搖七。……

送與我郎嗎。……

嘎嗚子呀！奴的干哥！

最後又擠進一大團人，其中自然我三舅也在內了，我

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大家都聚在一塊，談呀論的，一會

兒橙黃的油菜燈點着了，「吸呀！吸呀！別客氣！」香，

香！香！似乎冒着的煙夾雜一股味兒。我想他們被人謀害

了，間接的殺了他們，黑莊莊的屋子簡直像地牢，我深知

地牢中有我的三舅和那一般人，同時我更清楚只有在那形

狀會裏才能容納這一部份死鬼！

冬天好像夏天日子截斷一半，三舅家斷炊是很平常

的事了，三舅母近來的確老了些，臉上的報網紋深深的，

費着錢是不平常的人，一半由於生產過後身虧，但是不能

不歸罪三舅和瞎鬼們吶呀呀呀……

這處砲聲連成鎖兒搖響，「大狗子！把你三舅找回

頭一文不當二武的熊人。」

「你，你怎麼弄嗎？」三毛在哭了，三男付度老婦只有兩條路：（一）硬硬地待我很好，大傷心。（二）大表態也不差，去年借兩石接下秋租課，想可以對付。

「屁！止有死！」三男忽喚喚子，點着頭好像復在

學

「沒發怎跑動呢！權且看看大勢。」三男搖頭登肩的，神色彷彿老早走了相。

「你，你怎麼弄嗎？」三毛在哭了，三男付度老婦只有兩條路：（一）硬硬地待我很好，大傷心。（二）大表態也不差，去年借兩石接下秋租課，想可以對付。

「屁！止有死！」三男忽喚喚子，點着頭好像復在

學

「沒發怎跑動呢！權且看看大勢。」三男搖頭登肩的，神色彷彿老早走了相。

「你，你怎麼弄嗎？」三毛在哭了，三男付度老婦只有兩條路：（一）硬硬地待我很好，大傷心。（二）大表態也不差，去年借兩石接下秋租課，想可以對付。

「屁！止有死！」三男忽喚喚子，點着頭好像復在

近幾天蔗絲茶館生意大有減色。往日一般賭友早已逃之夭夭，三男懶懶地坐在炕上。天沒起來，三男母包完三

忽下，鐵漆漆水珠懸成噴噴噴，日漸漸涼涼涼，胡阿，好像三男母又彷彿是三毛僧反紅三男的靜寂聲，三男母好似滑溜的老鼠般東鑽西的，這時我替鍋底下埋

沒了，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忽下，鐵漆漆水珠懸成噴噴噴，日漸漸涼涼涼，胡阿，好像三男母又彷彿是三毛僧反紅三男的靜寂聲，三男母好似滑溜的老鼠般東鑽西的，這時我替鍋底下埋

沒了，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忽下，鐵漆漆水珠懸成噴噴噴，日漸漸涼涼涼，胡阿，好像三男母又彷彿是三毛僧反紅三男的靜寂聲，三男母好似滑溜的老鼠般東鑽西的，這時我替鍋底下埋

沒了，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三男母，我不說話，隨你。」三男母靜靜的，三男母輕快的腳步聲都是死去一樣。

故鄉

徐泰昌

學 生 界

高曠的天空，蒼碧無際，熾烈的陽光，迷漫了秋山，
 金風拂散了山峯的紅錦，送過一陣陣快人胸襟的寒蕩，
 這是個黃昏的時光。斜着這清幽的燈地，我一個人坐在學
 生界，徘徊有翠首，心緒竟如雲霧異常，美麗的
 往事，憧憬的未來，不覺都交與心頭，漸漸地引導我走
 向那幽幻的境界。突然間，彷彿一片異景，湧現在我的
 眼前：樹木，原野，天空都好像蒙着光輝的色彩，生出奇
 幻的狀態，一切忽然澎湃，由於心境的演幻，其境如何置
 身於可愛時家呢？

家鄉試臨大日，她有二百六十里曲折的沿江線，有肥
 沃的平原，豐滿的田廬以及那肥田的物。雖然我長受水
 災的慘痛，但家鄉的田廬，向來是門戶，只要化去五分錢
 租錢，坐在十里的小程，沿岸全是那茶田和柵欄。春天你可
 以看到荷葉的出水，燕子的腳泥；夏天你可以去觀光綠水波
 上陣陣的鵝潭，和沙灘上的白鷗掠水而過；季秋則酒香可
 見的新釀與蒸餾。又引人入勝，假使你能在一個皎潔的月
 夜，獨自結茲，那際，圍着小舟的前進，細小的波紋似

生出千萬通輪轉的金蛇，這是多麼的狀態！當這時，每
 一件細小的事物，都蘊情所欲，象徵詩化而為萬事萬物
 ，這時，人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裏，可以傾聽自然的默
 示，可以向大地訴你的愛，情，歡，樂，啊！這是等重
 一般的世界！

公園裏有千紅萬紫，芳草幽徑；觀魚池內的異種魚，
 怡然自得，桃花林與紫竹叢，掩映成趣，華芳園則名花獻
 瑞，各吐芳苞，如若是黃道吉日，說不定也許新春堂還樂
 舞揚揚，正有一對新人交拜天地，當然這時候也正是大談
 新人們的豐曼史的絕好的時光；環流公園的是最負盛名的
 雙溪，溪上有一二游艇，不時划來，衝波文家閣，覺亭，
 南樓的倒映在水中的影子；杏花泉畔殘留的米南宮所瞻拜
 的石文，墨池的鄉僻佳話，張家山之松濤，雙塔的高聳六
 畝田的鐵山，稻孫樓的雙龜，當老着指點往事時，使人憶
 念了先代祖先的偉大！然而又何等靜穆和平！

可是，現在這一切都變了，美麗的故鄉，已變成了鬼
 國，變成了血腥的世界，仍然是淨明的天空裏，已飄揚着
 孽惡的膏藥似的太陽旗，在這死城裏，成千成萬的同胞，
 浮沈在血海裏，嗚咽得哭不成聲，這不是他們的飄枯了，
 聲竭了，而是因為在敵人的壓迫下，只得忍住一肚子的委
 屈，咽氣吞聲，裝出苦笑——慘痛無告的苦笑。這笑告訴
 人有多多婦女被姦污了，無數的兒童變成了孤兒，千百人
 被瘋狂的兒子屍骨在若大若小的血泊裏了……

遠遠的白鶴悠悠的雲，被風捲着從我頭上飛過，這使
 我的意識仍回到現實的境界裏，恨不真的生兩翼，隨白
 雲向高空衝去，飛越過天邊，實地的看看被破碎的故鄉。

默

張璧如

默默地走着！
沉重的步子，
在黃昏，

(是遊子懷鄉時分)

歸鳥掠過樹梢，
一陣婆娑，
我步子更重，

尋向白雲深處，
那無窮的一方，
是我的家鄉。

流不盡的溪水，
伴著旅人！
無盡止的腳步，
無限鄉愁，
寄與晚風

跨過層層，
踏上半橋，
風向松禱，
投入故鄉，
舊日

期 一 第

默默地記憶，
是慈母的叮嚀，
在離家數日子裏
沒有畏懼，
一恐懼。

勇敢，
熱情，
鼓動着！
年青人的心，
不斷地學習

！創造
母親的光輝
永遠照耀着，
我奮鬥的前程，

黑暗吞蝕了大地
淨谷響起！
驚人的號角
一閃電光，
劃破了晴空，
暴風雨尖聲的雷聲，
震動了，
恬靜的夜晚，
沒有畏懼，
我依然

默默地
迎着自然，
甘霖淋漓，
走向課堂，
閃爍光輝着！
母親的兒
學習，
創造，
不斷地進取！
向著光明！

沉默帶勝勇
狂放的高歌，
贊美不如默頌
這美只有，
大踏步
向著光明的懷抱，
慈母叮嚀，
永不會忘懷，
一孩子，
人類母愛
有無限的慈祥
放出燦爛的眼光
人類母親懷抱中
孕育着偉大的滋長
是後與熱的交流
帶着理智，
默默下
一顆進取的心，
正與圓圓
在偉大的時代中成長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依然

立煌三灣北新書局

附設文具，日用品，供應部

文具部

繪圖儀器	美術紀念手冊	美術信箋信封	高樂複寫紙	高樂臘紙	墨	派克墨水	民生墨水	地球墨水	小黨國旗	北新原稿紙	民生印油	油印機	膠人鈴	叫鈴	運動器具	香樂用具
圓規	半圓規	三角板	米連尺	水彩顏料	廣香顏料	自由日記	世界日記	青年日記	備志錄	正心錄	英抄本	自來水筆	紅藍鉛筆	鋼筆		

日用品部

運動背心	男女皮鞋	運動帽	羅紗蚊帳	衛生衫袴	男女衣料	印花被單	印花被單	皮手帶	毛巾床毯	貼花檯布	上等鐘表	紋皮票夾	牙刷牙膏	香皂藥皂	全套九	萬金油	八卦丹	頭痛粉	鷓鴣菜	羊毛圍巾	皮手套	羊毛手套	羊毛襪	羊毛襪	新式童裝	麻紗手帕	上等毛巾	橡皮領襯衫	府綢襯衫	皮手帶	吊帶	衛生衫袴	運動帽	運動背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貴的品質，低廉的價格
調節供求，平抑物價

忠誠為各界服務

学 生 界

1

本 片 卷

自 1941 年 1 卷 1 期

至 1942 年 2 卷 1 期